

第一百零五期

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九日

(即二十一年第十九期)

一週大事彙述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懲治貪官污吏辦法

中央政治會議於五月二日下午開會，主席汪兆銘，茲探悉決議各案如下：

一，通過懲治貪官污吏辦法：

(一)整飭吏治，首須正本清源，於考試銓敘監察注意，應由國民政府飭考試監察兩院切實辦理。

(二)中央於最高法院設懲治貪污專庭，以最高法院院長為庭長，行政院代表監察院代表參加組織之。

(三)省於高等法院設懲治貪污專庭，以高等法院院長為庭長，省政府代表參加組織之。

(四)凡犯貪污罪情節重大者，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二，居委員正提議，請確定司法院有考覈全國法院確定判決職權，決議交法制組審查。

三，追認國民政府特任何應欽，陳濟棠，為贛粵閩邊區勳匪總副司令。

四，追認國民政府特派孔祥熙為考察各國實業特使。

五，通過各組委員名單如下：

各委員名單

政治報告組：丁惟汾，葉楚傖，陳立夫，顧孟餘，方覺慧，陳公博，陳銘樞，朱家驊，程天放，居正，覃振，于右任，白雲梯，召集人葉楚傖，于右任。

經濟組：張人傑，戴傳賢，邵元冲，陳果夫，王伯羣，曾養甫，孔祥熙，周啓剛，顧孟餘，黃紹雄，唐有壬，曾仲鳴，召集人陳果夫，顧孟餘。

外交組：王正廷，孔祥熙，朱子文，吳敬恆，李煜瀛，張羣，朱培德，賀耀組，蔣作賓，唐有壬，羅家倫，羅文幹，召集人蔣作賓，朱子文。

財政組：吳敬恆，宋子文，于右任，陳果夫，陳立夫，邵元冲，余平塘，丁超五，丁惟汾，陳璧君，石瑛，唐有壬，召集人宋子文，邵元冲。

軍事組：何應欽，朱培德，楊樹莊，陳肇英，唐生智，李濟，深，陳銘樞，張羣，吳鐵城，何成濬，王柏齡，賀耀組，召集人何應欽，朱培德。

教育組：吳敬恆，蔡元培，戴傳賢，李煜瀛，朱家驊，張道藩，程天放，葉楚傖，邵元冲，顧孟餘，陳布雷，褚民誼，召集人蔡元培，朱家驊。

法制組：戴傳賢，覃振，丁惟汾，方覺慧，朱家驊，邵元冲，程天放，葉楚傖，谷正綱，陳公博，鄧飛黃，王法勤，羅文幹，召集人戴傳賢，覃振。

關於東省義軍抗日血戰情形，已迭誌前報，茲再將本週消息彙述如次：

東省義軍

血戰抗日

▲馬占山電滬誓雪恥——馬占山二日電黃金榮徐季龍杜月笙王一亭王曉籟等云：

(上略)國後來電望直接寄海蘭泡，不必由俄方轉，因俄方現極力避免日方嫌疑，不肯代為轉發，日方憤施壓迫，去年江橋之戰，即謂我方有俄軍官暗助故敢與彼抵抗。此次占山移駐黑河，彼謂與蘇俄有相當聯絡，否則不敢出此舉動云云。是直諒我中國人無獨立作戰之性，非藉外援不能作戰，其蔑視我國人等於孺孺，可恥孰甚。占山今已決心誓雪此恥，乘國府之意旨，率部屬而奮鬥，以與滬上各軍遙為聲援。雖此後成敗利鈍未敢逆料，幸賴諸先生與諸同志大聲疾呼，喚醒民衆，齊賦同仇，誓為後盾，將來長期抵抗，終必成功。中華民國實利賴之云云。

▲克復賓江縣城經過——馬占山部三千人，於上月二十九日晨十時，由馬家船口渡松花江進襲賓江縣城，聯合哈埠四郊丁李兩部會攻，晝即佔領。哈爾濱三十日起已特別戒嚴，日僑紛逃長春，留哈日軍八百餘名，三十日沿八站設置電網，南崗並置重砲三十餘門，預料一日將有大戰。又海倫拜泉慶城奎盛一帶，已無日軍，黑河日軍守備隊，於二十九日全部開往洮南，程志遠表示唯馬命是從。占山於二十九日晨十時抵海倫，籌設討日軍司令部。

▲馬親指揮兩路總攻——馬占山上月二十九日電張學良，略謂日軍乘輪溯江，攻依蘭，謀據吉軍根據。黑軍因急，自呼蘭松浦渡江襲哈，二十九日兩路總攻，占山親赴綏化指揮，前鋒已與日敵廣源旅接觸。二十九日夜敵敗退溥家甸，哈市大震，溯江敵軍急自通河折回。

▲馬氏電京否認簽約——廿九日黑河電，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鈞鑒，各院各部各省政府各公事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國外使領館均鑒：日人侵略東北，狡倭陰謀，層見迭出。其最爲酷虐，

以片面所擬條約合同，強迫簽字，尤爲憤恨。占山前在當時，日方持其所擬齊克呼海兩路借款合同及航空條約等物，強令會簽，利誘勢迫，無所不用其極，當均予拒絕，茲未照簽。近聞日方有與偽國交通部丁經修簽訂之說，查占山前與日人盧委四十餘日，并在日人勢力範圍以內，從未簽一任何條約，自問上可對國家，下可對民衆。迨四月二日離省以後，努力抗日工作，更無簽訂條約之事。國人當能共諒，惟恐日人假託名義或迫留省其他官吏有簽訂契約之事，特通電聲明，黑龍江從未與日人訂有條約，如有偽面訂立之契約，概不承認，均屬無效。惟希公鑒爲荷。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叩，念八日。

▲三省抗日救國通電——念九日黑河電：國民政府林主席，蔣總司令，各院院長，中央黨部，各部會，各省市黨部，各綏靖主任鈞鑒：各法團各報館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姪妹海外僑胞均鑒：滿蒙不幸，鄰此兇倭，恃其侵略大陸主義，不顧國際公約，先用陰謀手段占據我領地，侵奪我主權，塗毒我生靈，助長我內亂。凡我滿蒙，首當其衝。加以假借東北三千萬民族自決議，勾結賣國漢奸組織偽國家，成立偽國政府。挾宜統以執政，視滿蒙如奴隸。竟以亡韓之計亡我滿洲，思之心傷，聞之魄裂。須知中華民國原以五族合成，素無階級區別，况中央既政治純良，復優待滿蒙。際此國難當頭，稍有血氣者，萬勿輕聽民族自決謬談，滿蒙同族，自肇糾紛，致招亡國滅種之慘禍，同胞其速猛醒。頃聞馬將軍佳文日通電，深知現正整軍經武，積極禦侮。策馬興安嶺，誓師黑龍江。救國救種之精誠，昭如日月，非掃除倭寇，殺盡漢奸，還我東北半壁河山，不達志願不止。而我滿蒙各旗民衆，值此國破家亡之際，更當如何團結，如何組織，有秩

序之救國軍敢死隊，人人誓死憤鬥，個個執戈前驅，遂彼倭奴，救我危亡，聯合一致，頑起直追，誓為馬將軍後盾。上慰白山黑水祖宗之英靈，下免滿蒙子孫永為奴隸之慘酷。不但保我東北民族之不死，而免歐洲第二大戰，不能再現於滿洲。隨電待命，言與淚俱，滿蒙同胞，幸急圖之。東三省滿蒙民族抗日救國會叩，檢印。

▲吉敦呼海兩路大戰——據電通社上月廿九日長春電

：吉林東面拉法與蛟河之間，昨早三時被吉自衛軍襲擊，吉敦路之鐵橋及電柱被破壞，駐屯長春之日兵，及日高成田少佐所率之鐵道○隊，於昨夜六時半由長春出發往該地。又二十九哈爾濱電：呼海路沿線居民均遷避來哈，呼海路車，昨日起不通，馬占山軍陸團，二十七晨進抵松浦市，調去全路機貨車，午刻悉開海倫，因有一站長抗命，致為槍斃。馬占山軍八千，向海倫拜泉克山三鎮集中。駐黑垣日軍天野旅團，進防齊路。龍江站駐哈日軍熙洽軍，李杜柄旅二十七晚在哈郊荒山嘴子佈防。哈商今晨多未開市，哈綏綏客貨車，今日完全不通，烏吉密一帶，已發生激戰。哈日軍依田旅團砲隊，馳往援救。國軍在海林附近山谷中，築堅固陣地，二十七晚與日軍村井旅團開火，戰事甚烈。日飛機四今日往投彈助攻。呼海路局僑國委任職工均逃哈，該路車務停頓。馬占山撤各縣民團，組織義軍，集中黑東望奎拜泉海倫聽命。

▲自衛軍佔賓縣經過——據一日哈爾濱電：自衛軍宮

長海旅騎兵三千，二十八晚攻佔方正，繼于深激軍一團械，二十九日推進至高力帽子，擊潰于軍主力。三十日午前進抵賓州北柵板站，晚間向賓州推進。熙洽軍在賓州附近佈防，日軍則自水路攻方正，襲宮旅後路，與馮占海夾江激戰。日軍在方正南設飛機場

，調飛機六架作戰。東線日軍止於海林附近，與救國軍對峙，三十日無戰事。又北平四日電：依蘭三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電：馬占山部動員後，已與哈綏線自衛軍聯絡。克復珠河之自衛軍中路一部，因後援開到，正向哈埠挺進，三日晨已佔領賓縣。日軍村井旅團現已集中方正。此間駐軍連日紛向前方開拔，佈置防務，嚴密戒備。

▲抗日軍圍攻哈爾濱——馬占山五日抵綏化，計劃指

揮軍事。黑軍二團於五日抵呼蘭，大隊自拜泉海倫向松浦運輸中。哈埠江北岸釣魚台紀家店已出現黑軍騎兵，徵發民船，準備過江襲哈。哈埠已在抗日軍四面圍攻中。

▲東北義軍現況調查——據本月五日上海申報載北平

特約通訊，述敘東北義軍現況甚詳，茲照錄如左：
最近東北各地義勇軍，有許多消滅，亦有許多興起。如金德、隄石安全等部，殺中一役，則皆潰不成軍。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所委之二十餘司令，現能統率其隊伍者，僅得十之一二。然考其實際，各路份子，則仍然健在，率多自樹一幟，另尋途徑。東北反日勢力，除正式軍隊丁超李杜馬占山蘇炳文苑崇毅等外，各地潛伏之反日實力，則益加深刻化。日前瀋陽附近之焚燒糧庫，截斷電報，通遼西北小白龍蓋天紅，率衆八千餘人，勃勃欲動，不時破壞交通，通化之各機關被義勇軍佔領，種種活動，不勝枚舉，大足使日軍疲於奔命，防不勝防。茲將最近確實調查各地義勇軍之現況，列表如次：

東北各地義勇軍首領及所部兵力槍枝防地現況一覽表

首領姓名	所部兵力	槍枝	備	考
------	------	----	---	---

鄭桂林	一、〇〇〇	齊全	騎兵
于百恩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騎兵三分之二餘皆步兵
劉昭賢	六、七〇〇	五、四〇〇	騎步兵二種
曾修繼	二、〇〇〇	一、七〇〇	騎步兵
張維政	四、〇〇〇	四、〇〇〇	騎兵
以上均屬遼西			
趙亞洲	一、二〇〇	一、二〇〇	騎兵
金山好	八〇〇	六五〇	騎兵
劉海泉	一、三〇〇	一、〇〇〇	騎兵
馮子敬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騎兵
國強	四、〇〇〇	二、一〇〇	步兵
趙明九	三、〇〇〇	二、八〇〇	步兵
王海廷	三、〇〇〇	二、八〇〇	步兵
以上均屬遼化			
李純華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騎兵
李煥章	二、〇〇〇	六〇〇	步兵
殷援民	二、〇〇〇	六〇〇	步兵
劉克儉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騎步兵
鄧鐵梅	三、〇〇〇	二、五〇〇	步兵
以上均屬遼東			
劉振青	一、〇〇〇	九〇〇	步兵
廖湘南	一、〇〇〇	九〇〇	步兵
以上均屬遼南			
李海清	二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騎步兵
王德林	三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騎步兵

李丕祖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騎兵步兵(久未有消息近狀不明)

以上均屬吉林省

曾憲煜 七、〇〇〇 六、八〇〇 騎步兵(內有民團二千)

彭傑民 一、五〇〇 一、四〇〇 步兵(民團)

姜雲章 七〇〇 七〇〇 步兵(民團)

以上均屬黑省

右表所列各部，就中以遼西之于百恩部紀律最佳，與地方民情亦洽。吉林之王德林李海清兩部，聲勢極大，且該部防地近海參崴一帶，交通甚便，戰守俱優。其餘各部份子，亦甚健全，平均勢力不相上下，若使力加整頓，一旦聯合抗日，收復東北失地，自不甚難也。

(附註 表中尚有駐防地點一欄不發表)

▲遼東救國軍總動員——遼東十八縣救國軍，業已動員，全軍計分十八路，總司令為唐聚五，副司令王桐軒，萬同林，盛御風。第一路司令賈振玉，二路司令常永林，三路司令萬達科，四路司令張達波，五路司令張忠國，六路司令萬春潤，七路司令鄭景珊，八路司令徐達三，九路司令盧英襄，十路司令孔公雨，十一路司令李志珍，十二路司令文殿甲，十三路司令鄧鐵梅，十四路司令譚慶海，十五路司令時選軸，十六路司令孫秀岩，十七路司令徐文海，十八路司令林振清。所屬如通代臨江長白莊蛟案風城岫岩本溪撫順樺柞安國等十八縣，皆已懸青天白日旗，并遍處貼粘打倒滿洲叛逆，驅逐日本暴軍等標語。



各地黨部

致電慰勉

去年日軍入寇東北，馬占山將軍在黑省曾以孤軍抵禦，屢挫敵鋒，後以彈盡退守海倫，忍辱與敵委蛇，頗招物議，最近通電反正，心跡大白，各地黨部及民衆團體，均紛紛致電慰勉，此項文電，已彙載前報，茲將續得者，刊載如下：

馬占山

兩路黨部電

各報館均鑒：頃致馬占山將軍一電，文曰：國急，通北馬將軍占山助鑒，奉讀佳文二電，知將軍奮起抗日，再接再厲，風聲所播，薄海歡騰，慨自濤變以來，遼吉淪陷，版圖易色，東南半壁，浩劫正深，當此民族存亡絕續之秋，國聯嚴密調查之際，將軍奮臂一呼，揭穿黑幕，發暴日之陰謀，正國際之視聽，心存漢室，丕振國魂，矢田橫之死義，復江山之舊觀，全國民衆，必爲將軍後盾也，特電慰勉，諸維鑒察，中國國民黨京滬滬杭甬鐵路特別黨部印，徑。

河南省黨部電

(銜略)助鑒：客歲倭奴入寇，黑省陷危。我公孤軍抵禦，屢挫敵鋒。義聲遠播，薄海同欽。後以彈盡退守海倫，忍辱受誘，虛與委蛇，道路傳聞，頗滋疑慮。載誦文電，心跡大明。竊懷我公孤軍抗敵，既樹義聲於全國之先；深探敵計，揭破陰謀於調查團來華之後。苦心孤詣，全國感奮，豐功偉業，萬世彪炳。尚望本愛國之初衷，作長期之抵抗，殲滅醜虜，還我河山。特此電達，敬祈勉旃。河南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有印。

河北省黨部電

馬主席并轉東北各路義勇軍助鑒：倭寇內侵，漢奸賣國，傀儡既圖，甘爲敵用。我公智慮周詳，得當救國，文日通電，肝膽明

然。偵取奸謀，用心尤苦，誠砥柱中流，民族碩果。而我東北各路健兒奮勇殺敵，義不反顧，悲憤壯烈，可泣可歌，皆民族所鍾，國魂所寄，聞此風聲，誰不興起，有人如此，國焉用亡，謹電致慰，益祈珍重。河北省黨部馬印。

首都工界抗日救國會電

黑河探投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助鑒：拜讀反正通電，快慰奚似，務請仍積極抗日到底，爲國家民族爭光榮，無任盼切，首都工界抗日救國會叩。

停戰協定

簽字前後

停戰協定，業於本月五日簽字，日軍亦於六日開始撤退。據外交界消息：此次上海停戰會議，僅爲解決停戰撤兵問題，希日兵誠意履行協定，恢復一二八以前狀態爲止。至關於上海方面其他事件，爲中日整個問題中之一部分，須與東省問題整個解決云。茲將停戰協定簽字前後情形，彙述如次：

小組會議結束情形

本月二日晚六時軍事小組委員會，正式舉行於英國領事署。出席者除我方郭黃兩氏外，日方爲田代多阿部西村尾原等五人，及英美法意四國參贊。討論內容，僅將以前小組會中所討論未畢之事件，如確定日軍之撤退駐紮區，及中國軍隊駐留現在地點等加以討論。至其他問題，均交大會中討論，小組會即宣告結束。關於蘇州河以南及浦東一帶中國駐軍問題，經中立國代表提出一折衷草案，內容係浦東東溝以南，不駐華軍，蘇州河以南，則龍華及莘莊之華軍，仍駐原防，於日軍撤退時不前進。但日軍撤退至暫駐地點後，亦不得再行前進，雙方不得再有敵對行爲，並

隨時由共同委員會監視。此項新草案當經雙方同意通過，至八時散會。

停戰協定簽字經過

(甲)簽字前之準備——停戰會議，三日上午因日方要求屢緩，下午又因郭次長被毆事發生，遂未舉行。同時英美各使爲迅速結束會議起見，於三日午慰問郭氏之餘，並商定決先將協定草案全文及簽字手續等，先行於會議外辦妥，俾續會時，略事討論，將協定宜讀通過，商定草約，然後正式簽訂。故三日下午四時，中日及友邦代表，復在英領事開一小會，我方爲張似旭，日方爲秘書岡崎，友邦方面原爲英使館秘書台克滿，以台氏離滬，改由參議克明日出席。於四時十分開始至五時四十五分始散，結果整理協定草案，已完全竣事，並決定簽字手續及續議次序。惟簽字手續因日代表被炸受傷，我方代表郭泰祺亦被毆受傷，會議時亦將不能親自出席，故雙方擬定開會時，先由出席代表簽定草約，然後由中立國代表及雙方出席人送至中日軍事外交代表正式簽字。雙方簽字人規定各二人，我方爲首席代表郭泰祺，軍事代表戴載。日爲首席代表植田，外交代表重光云。

停戰會議正式會議，原定三日晨十時續開，戴載黃強是晨同往郭泰祺宅準備借往赴會。旋接英使通知，謂據重光代表岡崎稱：因東京訓令未到，請展緩舉行，故未開會。遂改於五日上午十時開會簽字，會議地點，仍在英領事。我方總代表郭泰祺因受傷未愈，不能出席，將由情報司長張似旭代表出席，軍事代表戴載黃強等仍照舊出席。日重光公使由守屋秘書代表，植田由田代表，其餘亦均照舊。協定全文由英方於四日以打字機繕清，同時

中日雙方各以本國文字所繕正之協定全文，亦於四日晚先後送至英領事，俾於五日晨開會時，鄭重審查宜讀無誤，即可由我方軍事代表戴載，及中立國代表英使藍浦森先行在會場簽字，然後再由中日及友邦出席代表，送至郭泰祺及植田重光床前，當衆簽字。至先簽草約之舉，聞已由各方同意從略云。又英使藍浦森因中日代表，現已受傷，五日爲簽字之日，會議重要，爲防止發生意外事件起見，於四日特通知公共租界工部局，於五日開會時，派捕到場保護，并開開會時，英領事前後兩門均關閉，非有重要事務，赴該署接洽，將一律不准入內云。

(乙)簽字情形一瞥——中日停戰協定，五日晨已將英文本，(計六份中日英法意各執一份)正式簽字，中日文本須六日晨再簽。五日晨九時我方代表戴載黃強等，日方代表田代(代表植田)守屋(代表重光)等，及英法意四國公使參贊，先後齊集英領事。九時半先舉行軍事小組委員會，出席者我方爲黃強，張似旭，日方爲田代岡崎。對已擬定日軍撤退暫駐地點之條文及地圖，加以最後整理，即由各代表於地圖上逐張簽字，十時半散會。即將條文與地圖呈報大會，旋即接開大會，由主席英使藍浦森將已得雙方同意之協定草案英文本，(正文五條附件四項)逐條朗讀，並將小組會呈報各點，加以審查，雙方俱無異議，一致通過。即將協定英文本送重光郭泰祺處簽字。因福民醫院通知，重光午刻將施行手術，故由張似旭岡崎及英參贊包克本三人，乘車先赴福民醫院，十一時半抵院，由重光在病榻簽字，重光將各份逐一簽畢，已覺氣喘。十一時五十分，張似旭等携協定回英領事，由英使簽字，美法意三使及我方代表戴載亦相繼簽字畢，英使敬香橫慶祝，各代表互相握手，並攝影紀念。十二時二十分

，張等乃據協定送宏恩醫院由郭泰祺簽字。十二時四十分出院，最後送楊樹浦日本陸軍病院，由植田簽字，停戰協定乃告成立。至協定附連地圖，則由各軍事代表簽署。協定全文簽字後，即日生效。日方代表當場宣言，日軍自六日起，即開始撤退，以示誠意。我方接收撤退區域之警察，及由北平調來之保安隊，均已佈置就緒，準備即時接收云。方會議開始時，我方代表張似旭即起立稱：關於協定第二條，當雙方討論該條條文時，華代表即聲明本項協定並無永久限制中國軍隊在中國疆土內之行動之任何暗示，渠此時再提出，請注意。又關於協定第三條之附近地域，其一切市政職權，包括警權在內，均仍應由政府主持，日軍雖得在該地域暫駐，但不得阻礙上海市政府之任何工作，張氏此項聲明，業由會議接受云。

(丙)停戰協定全文——第一條，中國及日本當局，既經下令停戰，茲雙方協定，自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確定停戰，雙方軍隊盡其力之所及，在上海週圍停止一切及各種戰鬥行爲，關於停戰情形，遇有疑問發生時，由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條，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內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此項地位，在本協定附件第一號內列明。(中國聲明本協定對於中國軍隊在其領土內之調動並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

第三條，日本軍隊應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築路，一如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變以前之原狀，但鑒於須待容納之日本軍隊人數，有若干部隊，可暫時駐紮於上述區域之毗連地點，此項地點，在本協定附件第二號內列明之。

第四條，爲證明雙方之撤退起見，設立共同委員會，列入與會友邦代表爲委員。該委員會並協助佈置撤退之日本軍隊與接管之中國警察間移交事宜，以便日本軍隊撤退時，中國警察立即接管。該委員會之組織及其辦事程序，在本協定附件第三號內訂明之。

第五條，本協定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本協定用中日英三國文字繕成，如意義發生疑問時，或中日英三文間發生有不同意義時，應以英文本爲準。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訂于上海。中日代表簽署 見證人(依據國際聯合會大會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四日決議案協助談判之友邦代表)簽署

· 附件第一號

本協定第二條所規定之中國軍隊地位如下：

查照附連上海區郵政地圖，(比例尺十五萬分之一)由安亭鎮正南蘇州河北岸之一點起，向北沿安亭浦東最近小溪之西岸至望仙橋，由此北過小溪至沙頭東，四基羅米突之一點，再由此西北上至揚子江邊之澆浦口，并包括澆浦口在內。關於此項地位，遇有疑問發生時，經共同委員會之請求，由該會委員之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

· 附件第二號

本協定第三條所規定之地點如下：

此項地點，在附點四地圖各別標誌爲A，B，C，D，并稱爲一二三四各地點。地點(一)見A圖，雙方訂明：(甲)吳淞鎮不在此地點內，(乙)日方不干涉淞滬鐵路暨該路工廠之運用。地點(二)見B圖，雙方訂明：萬國體育場東北約一英里許之上海公墓，不在日軍暫用地點之內。地點(三)見C圖，雙方訂明

：曹家審及三友織布廠不在此地點之內。地點(四)見D圖，雙方訂明：暫用地點包括日人公墓及慕東入口之路在內。關於此項地點，遇有疑問發生時，經共同委員會之請求，由該會委員之與會友邦代表查明之。日本軍隊向上列地點之撤退，於本協定生效後一星期內開始，並於開始撤退起四星期內撤完。依照第四條所設之共同委員會，對於撤退時不能移去之殘疾病人或受傷牲畜，採取必要辦法，以資照料，并辦理其日後之撤退事宜。此項人畜，連同必需之醫藥人員，得遺留原地，由中國當局給予保護。

附件第三號

共同委員會以委員十二人組成之，中日兩政府暨依據國際聯合會大會三月四日決議案，協助談判之與會友邦代表，即英美法義各駐華代表，各派文武官吏代表各一人為委員。該會委員依照委員會之決定，得隨時任用認為必要之助理員。所有關於程序事宜，由委員會斟酌辦理。該委員會之決定，以過半數行之，主席有投票權。主席由委員會內與會友邦代表委員中選舉之。委員會依照其決定，以其認為最善之方法，監視本協定第一第二第三各條之履行，並對於履行上述各條之規定，有任何疏懈時，有促使注意之權。

(丁) 共同委員派定——據外部息：監視日方撤軍之共同委員會，五日已由各關係方面派定，即日開始執行職務，計英派白利南及桑希爾，美派克銀漢及特拉司特爾，法派馬洗及佛來德尼，日派井村倉松原田雄井，至我方委員則亦由政府派定俞鴻鈞、黃強兩氏充任云。

又訊：共同委員會，我方代表二人，除俞鴻鈞外，尚有軍事代表一人未定，郭泰祺五日電國府，於杜庭修張汝二人擇一委任

，迄六日晨尚無覆電。

(戊) 外交當局談話——(一) 羅外長談話：日日社記者于二日上午十一時往訪外交部長羅文幹，叩詢最近外交各問題，撮紀如次：

羅氏謂：日來外界對停戰協定，頗多非議，殊為誤解，蓋此次停戰協定係完全根據三月四日及三月十一日國聯特委會兩次通過之議案而成，即英使所提之折衷辦法，亦絲毫不違背國聯決議之精神，絕無屈服可言。此次協定，中日雙方均經同意，俟簽字後，日軍即將陸續履行其撤兵之義務。如至相當時期，日本尚未撤兵，混合委員會可申請國聯大會促日軍履行其應盡之義務。至日軍初步撤退地點，仍根據軍事小組會議所擬定之四區，總之，停戰會議與和平會議，絕對不同，蓋停戰會議，僅係討論停止雙方敵對行為，對於一切政治問題，絕未涉及，此點希望國人應有充分之明瞭。(下略)

(二) 徐次長談話：外交次長徐謨四日語某記者：(上略)此次折衷辦法，外間每多誤解。殊不知該項折衷辦法並非純為英使蘭浦森所提出。當未決定前，我國實亦參加許多意見，現對日本撤兵問題，即恢復一二八以前狀態，已有明文規定，且協定全文，悉以此為中心。因此對日軍開始撤兵日期，及第一步撤兵辦法，以及根據國聯決議逐漸撤兵步驟均有明確之規定。(下略)

郭泰祺被毆傷情形

(甲) 暴徒毆傷郭氏——三日晨八時許，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代表李次山殷芝齡，各大學教授聯合會代表謝承平，留日學

生代表楊銘偉，大學聯合會沈祖儒等二十餘人先後至郭泰祺宅請謁，郭氏當在會客室延見。各代表即向郭氏質問，為何答允日方蘇州河南及浦東不准華軍駐紮，並須郭氏將停戰協定草案內容公布。郭氏答謂：（一）蘇州河南及浦東不准駐紮華軍一節，我方並未答允。（二）停戰協定不日自當公布。郭氏言猶未畢，各代表爭相發言，詞旨激切，聲達戶外。而代表中即有人將銅元一握，向郭氏面部擲去，接續共擲六七次，並以茶杯向郭氏頭頂飛去，室中人聲鼎沸，秩序大亂。郭氏雖力事躲避，而左額眉際已被銅元磁片擊破兩處，鮮血淋漓，暈倒沙發之上。各代表見已釀事，乃從容退出，向門外走去。時有代表李次山殷芝齡等七人。站立園中未入會客室，肇事各代表雖走，李等七人仍不離去，以示並未參加兇毆。法捕房得郭宅電話報告後，即派探捕百餘人馳至，包圍郭宅，搜捕行兇者，結果將站在園中之李次山殷芝齡等七人，在門外拘捕四人，（聞中有新聞記者一人）均押解捕房拘禁。郭氏被毆暈倒後，即由坐在隔壁之戴載黃強與郭氏家屬扶郭上樓休養，一面延某德醫診治。據醫生診斷，左額眉邊傷口甚深流血亦多，髮際傷痕較輕，約二星期可痊。郭氏受傷暈倒之沙發上，血跡殷然，地上共有擲擊銅元三百餘枚。受傷經過，當午已電京報告云。李次山殷芝齡等十一人被捕拘禁捕房後，郭泰祺以李殷二人為請見代表，但未動手兇毆，不可株連無辜。應即設法保釋，當派外部顧問夏奇峯至法捕房，將李殷二人保出，其餘九人，押在盧家灣捕房。經捕房調查，以當時行兇者均已逸去，被捕諸人，實係團體代表。而郭氏亦因各代表事出愛國，不願過事追究，於四日上午十時將被捕代表九人一律釋放云。

（乙）汪精衛氏談話——行政院長汪精衛氏，三日晚發

中央週報 第二〇五期 一週大事彙述

表負責談話云：此次上海停戰會議代表郭泰祺戴黃強諸君，折衝樽俎，態度光明，真可謂不辱使命。且會議經過，均隨時請示政府，決定辦法，然後鄭重進行。而政府對於辦法之決定，亦必經國務會議詳細討論，一致同意，絕非任何一人，對於辦法之決定，可以單獨主張者。乃本晨忽接郭代表被兇徒襲擊受傷之消息，此誠不能不令人抱無限之歉意與同情也。

郭代表辦理停戰會議之經過，不獨對於政府能盡厥職，且上海真正民衆團體，亦曾表示信任，見於電文，故可決此次兇徒襲擊，實由於三數包藏禍心之人，目無法紀，肆意橫行，此為國家紀綱計，為社會安甯計，所不能忽視者也。

於接到郭代表被兇徒襲擊受傷的消息之際，同時接到自稱上海各團體聯合會之冬電。其中抨擊之辭，似於停戰會議之經過，尚屬茫然。尤離奇者，謂「日方於協定將成之際，提出所謂南市浦東不駐兵之要求，我代表詢英使之請，電京請示，又謂辱國已極」等語。殊不知日方此種要求，正因郭戴黃諸代表之力爭，及英美各友邦之斡旋，已經撤消，而該會猶推拾為攻擊之資，即假定為惡意，亦可謂遠於事實已甚矣。

政府對於停戰會議之經過與內容，始終持公開態度，今後更當詳細宣佈，以明真相，惟對於惡意抨擊之徒，則不能不有相當之警戒，至於職身租界，以敗法亂紀為能事者，則更不能稍事姑息，非予以痛懲，不足以息此輩風也。

停戰協定簽字以後

（甲）日軍開始撤退——據六日上海專電：日軍六日晨起，右翼開始沿京滬路由安亭向黃渡撤退，中路開始由太倉正面

之萬隆鎮外岡朱家橋等處，向嘉定撤退，左翼開始由太倉側面之毛家市岳王廟新塘市陸渡橋等處，向茜涇浮橋一帶撤退。另息：日軍於六日晨起已在前線開始撤退，南翔一帶日軍正向真茹後退，以便逐漸撤入規定區域。某日報記者，六日擬赴南翔行至真茹，以各路均為軍隊佔用，遂退回滬上。大致撤兵行動，先由日方報告共同委員會，再由共同委員會報告華方之接收戰區委員會，即由該委員會派警維持地方秩序。又聞英使蓋浦森以停戰會議已告結束，定於七日晨乘飛機赴平再由北平經西伯利亞回英。

(乙)我方準備接收——停戰協定簽字後，日軍即將撤退，其撤退後之區域，應由我方接收。現我方已組織接收委員會。該會共五人，已定者為溫應星，殷汝耕，郭德華，餘二人俟省政府委派，尚未定。至接收撤退區手續，係日軍退至若干地點，我方即接收若干，接收後即行使警權，及行政權。該會並由市公安局高級職員馮叔寬等協助一切云。另訊：接收開北吳淞警權問題，經市公安局長溫應星召集所屬數度會議，並派定接收委員八人，籌備一切，至戰區內被毀警署及派出所亦派員查勘竣事，即進行修葺，俾於日軍撤退後，即可恢復原狀。至北平調派警察，共分兩隊，每隊五百人，近因接收開北在即，且吳淞城去電促行，平公安局特委盧錫為總隊長，張文傑為隊附，經鮑毓麟親自校閱後，第一隊於六日由隊長馬潤生統率轉塘沽南下。第二隊亦定日內續發。隊長為劉紺鈞云。

(丙)中文本尚未簽——據六日大美晚報云：停戰會議，英文協定五日業已簽定，惟中日文本文字義上，尚須考慮，故六日尚未簽字。傳聞中日雙方意見不同之點，厥在第一條之 *no military* 一字，華方主張譯為戰鬥行為，而不譯為敵對行為。但據外交部

人言，此項困難，在短期內即可解決。更不影響英文正本，至中日文之簽字，僅須中日雙方代表行之，其友邦代表無須同時簽字。

(丁)外羅重要宣言——上海停戰協定，已於日前在滬簽字，外交部長羅文幹，六日復發表重要宣言，其文如左：

自本年三月四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案建議，由中日兩國商訂辦法，以確定雙方之停戰，並規定日本軍隊之撤退，中國政府根據此項決議，當即在參與各友邦代表之前，與日本代表商訂停戰協定已於本月五日簽字成立。

此項協定規定中日軍隊，在上海周圍，應即停止一切戰鬥行為，日本軍隊應即撤退至上海租界及虹口區域內之越界築路，一如本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前狀態，並組織共同委員會，包括參與各友邦之代表在內，以監視上述各規定之履行。

最近國聯大會，將中日兩國之協定草案，詳加審議，並於四月三十日一致通過決議案，聲言依照該大會三月四日及十一日決議案之精神，日本軍隊之撤退，應於最近之將來實現，又宣言非俟日本軍隊完全撤退，三月四日之決議案不得視為完全進行。中國政府深信國聯大會關於上海時局之各項決議案，及本月五日簽訂之協定各規定，必能極早完全見諸實行。而本協定及四月三十日國聯大會決議案第十一節所稱協定中各項規定，其履行如有疏懈時，共同委員會應促使注意。至促使注意之手續，並由國聯大會主席加以明白之解釋，故日軍完全撤退至本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前狀態一節，深信必能完全履行，無需共同委員會行使上項職權也。

(戊)外羅報告經過——外交部長羅文幹，於六日晚十

時，接見新聞記者，談最近外交情況如次：（一）上海停戰協定，全文業經發表，諸君當已閱及，毋須說明。外間頗有非議此次協定者，第回想自開議以來，日方主張召集集團會議，商訂上海安全及撤廢軍事設施等事項，並宣傳所謂：一，創設自由港，二，擴充租界，三，設立緩衝區等問題，此外如所指抵制日貨使用仇日教科書共濟等事項，均經我方節節打破，認定停戰會議，只商撤兵，不涉政治。而日方又提出停止便衣隊活動及雙方用飛機偵察，並以保護日僑生命財產及營業為其撤退條件諸端，均經我方力予爭辯，日方始放棄其主張。日方最初要求駐兵範圍，甚為廣闊，迭經我方建議，乃縮小暫駐之地點。日方又提出浦東及蘇州河以南中國駐軍問題，迭經我方拒絕說明，彼亦不提。此次停戰協定，雖不能如願，令其立即撤退，然在目前國際情形，國內狀況觀之，則交涉經過，實已智窮力竭，馮案既告一段落，本部即可用全副精神應付東案，蓋東案乃中日糾紛之根本問題也。（二）中俄復交問題本部早已加以研究，近來因俄日關係緊張，對此問題，更加注意，聞俄方亦頗有希我復交之意，但據報，蘇聯近對我駐俄會議代表團禮儀欠周，殊為遺憾，且彼又有與傀儡政府為事務上之接洽，凡此舉動，均足為進行復交之阻礙。（三）調查團第一次報告，調查團到東省後第一次報告，已見報端，本人對此稍有意見，今日已有中英文談話發表，茲不另贅。本人素非外交專家，就職以來，秉承中央指示方針，暨我國各代表之協力折衝，與本部同人之夙夜匪懈，並友邦代表之熱心斡旋，只能做到今日境况，但望國人此後認真覺悟，政府修明內政，勵精圖治，國人上下一致，乃有真正外交可言，不特不要露出痕跡，使人謂我無組織，且要造成一個整個的民族勢力。外國人每到國難時期，無

論平時如何紛爭，到時即能團結，人人担負責任、共赴國難。此後東北問題，交涉自是更難，非有內行者出而主持，恐不易達到完滿目的。本人業經屢向政府辭職，一俟替代有人，即當引避賢路云。

又訊：上海中日停戰會議，已告一段落，關於停戰協定全文及附件三件，亦經外部公布。惟外報傳說除公布三件附件外，尚有第四附件。頃據外長羅文幹負責聲明，此為過去爭點，乃經我方屢次折衝，及協定草案經六七次之修改，現在絕無第四附件，恐係外間所傳云。

僑委會委 員長發表 今後僑務 行政方針

新任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氏，業經就職視事，陳氏曾於本月四日在該會辦事處接見新聞記者并發表行政方針茲誌其談話如次：

陳氏謂，本會成立伊始，會務頗待進行，溯我國政府以前對於僑務諸多漠視。前清時代，視出洋者為叛民，固不必說，入民國後雖有僑務機關之設立，亦大都有名無實，海外華僑，雖無一定統計，但總數當在一千萬之譜，就此而言，已可知僑務重要非等閒可比。先總理中山先生，深知此義，民十二在粵大本營時代，曾設立僑務局，本人受命為該局局長。惟以國家多故，本黨護僑政策，始終未能實行，至為憾事。現中央為貫徹先總理護僑政策起見，特設本會，用意至為遠大，今後政府當竭其能力之所及，以謀海外僑胞之福利。須知我海外僑胞，勇往邁進之能力極大，艱苦耐勞，百折不撓，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可企及。海外華僑，雖缺乏國家之保護，仍能在世界各地，迅速移植，迅速發展，因此常為其他民族所嫉視攻擊，若我政府再取旁觀態度，恐海外華僑，將漸次無立足之地。不特如此，歐

十年來我國革命事業，賴華僑之能力以促進者尤多，此為共見共聞之事，無待贅述者，故今後僑務之亟待整理進行，已成爲極重要之一問題。惟今後進行之辦法，以個人之意見言，應特爲注意者四點：（一）海外華僑之最大弱點，爲缺乏團結力，同是華僑，而糾紛迭起，例如美洲之堂門，即爲我華僑不能團結一致之最大表示，此外有地界姓界及各種派別，意見紛歧，甚於一盤散沙。故今後僑務行政之首應注意者，即爲消滅糾紛，使海外僑胞團結一致。（二）華僑因缺乏國家之保護，漸次爲外人所排斥，生命財產自由，無所保障，爲近年以來最可痛心之事。且有回到故鄉，備受土豪劣紳之魚肉者，故今後應設法切實保障僑胞之利益及安全。（三）僑胞在海外地位，日形衰落，原因雖不止一端，其缺乏相當之教育，實爲重要原因之一。其居留政府，每有爲華僑特編一種教科書，尤非適宜。故如何發展僑胞教育，亦爲當急之務。（四）鼓勵僑胞，投資祖國實業，爲救濟海外僑胞目前不景氣之惟一善策，雖以國內變亂，時機喪失，吾人仍當盡最善之努力，爲僑胞策久遠之圖，蓋此乃保護僑胞，進而建立國家基礎之根本大計也。以上四點，余個人認爲本會今後所應努力者也。

河北省黨

各界民衆們：

部爲五九 國恥紀念 告民衆書

今日爲十七年前，日本帝國主義者乘歐戰方酣，列強無暇東顧；並利用袁賊世凱稱帝求助之機，威迫利誘當時北京偽政府簽定二十一條款，以圖亡我國家之國恥紀念日。際茲日寇強佔我東北三省，相繼擾我沿海各重鎮，並進而捲入滬濱，其陰毒橫暴，以危害我國家民族，致造成空前之國難，較之二十一條款之提出，當尤爲嚴重也！吾人撫今追昔，得知日寇侵華，蓄意已久，東北淪陷

，滬濱喋血，亦絕非偶然。則對過去與當前事實之體認，及如何打破此嚴重之國難，益不容稍緩矣！

總括二十一條款之內容，約有五項：第一爲掠奪我山東境內從前德國所攫取關於港灣鐵路鑛山租借地等讓與權。第二爲謀劃定我滿蒙爲日本勢力範圍。第三爲攫取我漢冶萍公司產業之處分權及附近礦山之開採權。第四爲我沿海港嶼概不讓與他國。第五爲脅迫我國聘日人爲軍警財政交通文化等項事業之顧問。

如此嚴苛條款，若全部實現，則中國名雖存，而實已亡。當時並未經合法機關承認，在法律上實無成立之根據，然僅以袁賊一人之承諾，遂使日本有所藉口。嗣經過去之北京政府迭次提出國際會議要求取消，國民府成立後，亦絕不承認此等條款爲有效。然日本則自「五九」，經「五卅」之上海慘案，及濟南之「五三」慘案，以迄客歲「九一八」事變之爆發，彼莫不基於其二十一條款之計劃，以力謀實行，並爲層樓更上之延續也。

夫日本之於滿蒙，向視爲彼之生命線，經濟上已無時不爲得寸進尺之榨取，今則更以武力霸佔之方式，進爲政治上之操縱，以鞏固並發展其經濟利益。且由於其國內經濟界日益加甚之「不景氣」，滿蒙奪取，重工業固得一救濟並發展之良機；而其輕工業及粗工業爲推廣銷場計，並將壟斷整個中國市場據爲己有，是以日本帝國主義心目中，時至今日，不僅視我滿蒙爲其經濟上之生命線，即我國全部亦將淪爲其所謂之「生命線」矣！自「五九」，經「九一八」，以至「一二八」，乃其一貫陰謀之推進也！目前之嚴重國難，千鈞一髮亦誠不足示其危矣！過去因帝制餘孽及封建軍閥之勾結帝國主義者，不惜出賣國家民族，以謀私圖，致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華之經濟榨取，得以潛滋暗長；今則

因東北淪陷；淞滬喋血，國際屢次決議，我國接受而日人反對，日聞兇焰萬丈，不但覬覦吾國，即國聯亦為其所蹂躪，行見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導火線，將為日人所引起，吾同胞其知所準備乎！

茲逢「五九」國恥紀念，將十七年來之經過事實，為一清算。深知日之對華侵略，有其一貫不易之動力與方策，我則步步失着，迄無有效之對策，至今東北盡失，國亡無日！吾人於悲痛憤激之餘，速謀善策，益不容緩；彼以暴力迫我，我除抵抗外，則別無出路，故統一全國意志，集中民族力量，以為長期之抵抗一也；對日經濟絕交，足為彼之致命傷，「九一八」以來，華南華中，已卓著成績，惟我華北陷乎其後。而積極方面，尤宜提倡國貨，以發展國內生產事業，故經濟絕交，與提倡國貨，為目前有效之抵制二也。日之對華侵略，莫不憑藉不平等條約，以為口實，此次之出兵東北，亦以維護條約上所賦予之既得權益為名，故廢除賣身契式之一切不平等條約，不僅為抗日之善策，並為防制國際帝國主義者對華之侵略三也。事迫勢危，我親愛之各界民衆，願即奮起，共同努力！

最後，我們的口號是：

紀念國恥要具決心對日長期抵抗！

紀念國恥要加緊提倡國貨運動！

紀念國恥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統一意志誓雪國恥！

集中力量共赴國難！

中國國民黨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 ★ ★

中央週報 第二〇五期 一週大事彙述

上海虹口

炸彈慘案

續訊

上月二十九日上海虹口公園炸彈案，日軍政要員白川司令，重光公使，植田師團長，野村艦隊司令，村井總領事，及居留民團行政委員會會長河端，書記長友野等均被炸傷，已詳誌本報，受傷最重之河端，醫治無效，延至上月三十日晨三時十分，在福民醫院逝世。白川，植田，野村等，醫治經過良好，倘無意外變化，生命均可保全；惟重光傷勢，較為嚴重。至當場捕獲之兇手及嫌疑犯，仍在日憲兵司令部嚴密研審中，日方曾在法租界拘獲大批韓人，韓國革命領袖安昌浩亦被捕，茲將各情分誌如次：

各人傷勢

白川 白川司令之傷勢，據日陸軍醫院上海分站院長龜井一郎發表談話如下：白川上將面部左頤被炸傷，約一生的至四生的大小之傷孔七八處，上半肘前及腹部以及大腿，共有大小三十餘處，出血不多，醫治須四星期。

植田

植田師團長左足四趾複雜骨已斷，右腿下部有十數小傷孔，出血亦不多，須六星期可痊。

野村

現在日海軍陸戰隊病院治療中之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右目已失明，左目亦已包紮，閉目靜養，並電約前日海軍醫大佐。現在大連行醫中之眼科大家船川醫博士來滬診治，據海軍醫院公佈野村傷狀云：上月二十九日晚安眠甚適，右眼之疼痛，稍見緩和，三十日晨略進雞蛋羹汁等食產，各部創處碎彈片多已取出，血亦已止，左眼健全，體溫三十日晨三十六度三，脈膊七十八，三十日午後三時，體溫三十七度五，脈膊八十四。（又訊）村野左手小指已斷，胸部為彈片炸傷數處，傷勢較白川植田為重云。

村井 村井總領事左右腿，均被炸傷，然無大礙，已能起坐。

友野 日居留民團書記長友野，右腿僅受微傷，左股亦炸傷數處，彈片均已取出，約二三星期後，即可恢復健康。

重光 重光右手及左右腿下部，計有大小創傷二十餘處，最重者則在右腿下部，骨已折斷數根。

(另訊)重光受傷勢之重，僅亞於河端，其右手及左右腿下部，計有傷孔二十餘處，右腿已斷，流血甚多，上月二十九日送至福民醫院時，曾暈厥數次，據醫言：可望脫險，但至少須經三四月之療治，且右足恐須割去。

本月三日晨九時三十分，陸軍軍醫暨後藤七郎醫學博士，往福民醫院診視重光之傷，約一小時始畢，據後藤對日記者表示云：重光公使之右足脛骨折斷處發腫，故用冰使冷，結果良好，腫處稍消，熱亦減退，創部並無潰爛狀態，又左足膝蓋部深入之彈片，現正待其自動浮上。

又重光自本月五日起熱度增高，呼吸迫促，形勢甚險，經福民醫院院長額宮寬博士，及後藤博士，會商結果，為防止重光腿部化膿起見，決施行手術，將右腿鋸去，旋以中日停戰協定，重光須於五日上午在床前簽字，故臨時改至五日下午二時許，始將重光右腿鋸去，經過尚好云。

(又訊)日使重光於五日下午，經後藤博士診視後，并於二時許施用手術將其右腿截去，當時先用麻劑使其皮肉發木，然後鋸去，聞當鋸下時，鮮血橫流，慘不忍觀，而截下之腿部，皮肉跳躍顫動，令人恐怖，於五日晚七時許，福民醫院額宮醫士，曾發表一聲明書云，熱度三八度之三，呼吸二十三度，脈搏達一百度

，聞其原因係將腿截下時，曾注射一腰髓麻醉針，故脈搏突然加速云。

又重光公使自施用大手術，鋸斷右腿後，五日晚經各名醫澈夜在福民醫院看護，夜半後，體溫逐漸增高，至六日晨八時竟達四十度之高度，極為危險，迄下午一時，始終未退，經後藤軍醫監，醫學博士詳細診視結果，認為因手術後貧血所致。遂於六日下午一時三十分，由渡邊二等軍醫施行輸血手術，在其兄重光儀臂間取出三百格蘭姆血液，輸予重光公使，但其後，因輸血之反應，愈起興奮情態，體溫仍未見低減。

六日下午二時後，由篠崎醫院之服部大作博士，會同後藤軍醫診治，至午後五時，體溫始漸減低，六時體溫為三八度二，脈搏一〇八，呼吸二六，病勢漸為緩和，當時食慾亦增進，諸醫均認為生命已有曙光，重光之兄及弟亦愁眉稍展，最危險時間，為六日下午二時，體溫仍為四十度，脈搏達一百三十，呼吸二九，後藤醫學博士亦為之搖首，六日晚六時後，後藤語人云，重光生命可望保全云。

六日晚據福民醫院公表云：重光公使病狀，五日晨三時體溫三七度七，脈九〇，呼吸二六，五時三八度六，脈一〇六，呼吸二六，上午十一時四十四度，脈一一八，呼吸二六，下午二時四十四度，脈一三〇，呼吸二九，下午六時三八度二，脈一〇八，呼吸二六。

各國慰問

中國慰電——路透社上月三十日南京電云：行政院長汪精衛，今日午後，致電日使重光葵，慰問其受驚，並代表國民政府致電。又中央社三十日南京電云：外交部長羅文幹二十九日下午，

曉電慰問重光氏，略稱：聞訊惋惜，希望不日即可康復等語，聞該電係由上海日總領館轉交云。

▲英美慰電——國民社上月二十九日倫敦電云：英外部官稱，西門外相爲上海日本軍政要人被炸事，已向日松平大使表示英政府惋惜，而英國駐日大使亦已向日外相芳澤表示英國扼腕之意，炸案新聞傳來，英國官場俱爲震驚，並俱祝日要人之得早痊云。又同日華盛頓電云，國務副卿凱塞爾今日發出訓令，命美國駐日大使館向日外部對於上海炸彈案，代表美國政府及人民表示惋惜，凱氏同時復訓令駐中國公使詹森，就近向日當局慰問。

韓僑株連

▲搜李春山 自是案發生，韓人尹奉吉當場被捕後，立經日憲兵司令部詳密研訊，關於兇手供詞，日方嚴守秘密，而訊問結果，認爲現住法租界之韓國僑民團總裁李春山有重大嫌疑，遂於當日下午一時，日總領事署即特派便衣警探多名，持文逕赴法捕房嚴厲要求，將李拘捕並引渡，法捕房即派刑事隊同往霞飛路寶康里二十七號李之住宅搜捕，時李適不在家，旋經日警一度嚴密查抄，終無所獲。

▲捕安昌浩 當時捕李未獲，即留少數日警在李宅駐守，未幾，忽來一五十餘歲之韓人，至李宅訪李，詎甫入門，即遭日警逮捕，當時疑其人即係李春山，立即帶入盧家灣法總巡捕房，經捕頭詳問一過，不料斯人並非李春山，而爲韓國革命領袖安昌浩氏，於是日人更加重視，要求引渡，當時雖經安竭力剖白，及有力韓僑援救，但安氏終不能得政治犯之保障，卒被引渡至日使館。

▲安氏略歷 按安氏爲韓國革命導師，原籍朝鮮平壤，現年五

十三歲，祖業務農，天性穎慧，弱冠時即從事革命運動，韓人最有勢力之「新民會」，即安氏所手創，最初聚集全韓各地青年，約近萬人，圖謀恢復國權，不料功敗垂成，亡命海外，一度赴美，復與僑美韓人組織革命團體，「三一」運動發生時，由美到滬，主持獨立運動，凡各地韓人從事革命運動者，均受安氏指揮，奮鬥迄今，垂四十餘年，曾任韓國獨立政府總理，其一生革命歷史，與卓絕精神，與我國 孫總理如出一轍。

株連韓僑 自安氏遭捕後，居留法租界區域內之韓僑，大起恐慌，均呈不安之象。至上月三十日晨二時半，日使館果派出便衣警探數十人，共分十二卡車，直驅法捕房，要求急往各處繼續搜捕韓僑，法捕房允之，並飭派探捕多人，會同前往搜索，至黎明四時許，計在白萊尼蒙馬浪路新民邸四四六號惠生醫院獲一人，爲韓人金姓，又辣斐德路三八八號獲兩人，一爲樸濟建，年二十二歲，現在英美電燈公司充七十九號查票，一係樸之胞弟，年僅十七歲，現在民國路浸會堂讀書。

▲捕十七人 除以上兩處外，又在霞飛路寶康里六十五號獲四人，姓氏未詳，馬浪路普慶里八號獲一人，名張全璠，年二十八歲，當被捕時，態度甚爲從容，並怡然語人，略謂事已至此，毫不介意，自問此身可以對全韓同胞，可以對祖國，餘復何求云云。此後又在法捕房新新里及各處逮捕多人，迄上月三十日晚止，陸續共捕十七名之多，齊解日軍司令部聽候訊問，查旅滬韓僑居留法租界者數約萬人，自此事發生後，愈認爲完全失其保障，大有人人自危之概。

調查團

已

抵長春

國聯調查團自上月念一日抵瀋後，據各方電訊而觀，除與本莊繁會見六次外，未聞一度接見我方民衆代表，即或有之，亦惟日方所囑使之僞官漢奸，假借名義以爲之。蓋日人慎重嚴密，不獨我方真正民意無由親聆，即該團一切舉動，亦受嚴密監視。故英倫輿論批評調查團之初步報告書，謂不啻爲日人傳遞意旨，良有見地。至該團離瀋北上行程，幾經變更，卒於二日由南滿路北赴長春，再轉吉林返長後，再往哈爾濱，齊齊哈爾兩地，作吉黑一帶之調查。茲將該團離瀋前後情形，摘錄如左，至初步報告書則已見本期專載欄中，茲不復贅：

離瀋以前

▲本莊秘策全部洩露

據申時電訊社三十日天津電：瀋陽來人談，本莊繁前親自草訂之僞滿洲國政策，現已被僞國閣員，悉將秘密，洩露於國聯調查團。僞國不論大小機關，皆由日人把持，發號施令，舉凡一切維持治安，開發實業，均歸日人管理。此種權利，毫無限制，僞國人員，咸俯首帖耳，奉命維謹，無敢或違。其外交方針，亦由日人在幕後操縱指揮，曠使對中國及蘇俄皆取敵對態度。所有東省鐵道，現皆歸南滿鐵路局管理，並予日人殖民東北之種種便利。一切權利，均由日人予取予求，任意分配。近更在各地滿布日探，對調查團予以種種妨礙，而將侵略東北形迹，悉予泯滅。華人稍有不慎而死於日軍警之手者，已難以數計云。

又據滬時專新報特派員瀋陽通訊：僞滿洲國某閣員，頃以該國與日本所訂密約（標題爲新滿洲國組織大綱），交國聯調查團

核閱，並囑嚴守秘密。蓋僞國苟偵知其行動，必立處死刑也。約用似通非通之日語式漢文，大約出於東省新軍閥本莊繁之手筆。茲用較通順之文字，譯述如左：

第一條 日本爲滿洲國之管理國，對該國負指導保護及開拓富源之責。日本除在滿蒙仍有集中其事業之權利，對於滿洲國尤有無限之特權，該國須絕對服從其指導。但日本亦須秉公持正，俾該國得樂於從命。

第二條 滿洲國政府，須廢除共和制度，而採用君主制度。

第三條 滿洲國皇帝，在國內擁有無上之威權，但爲便利於行使職權起見，須受日本人之監督。

第四條 爲達上述目的起見，滿洲國皇帝須有適當兵力，以管理滿蒙。

第五條 滿洲國政體，及一切組織，須以日本爲模範。不但

政府機關，須仿效日本，即民間風俗習慣，亦須與日本同化。

第六條 中國人民，尙未明尊皇之義，滿洲國皇帝，須保持尊嚴，以期博得人民之信仰。

第七條 滿洲國如有製立憲法必要時，亦須採用日本憲法。

第八條 立法行政兩大權，屬於皇帝及其監督人，司法權照例獨立。

第九條 司法裁判須仿日本成規，惟家屬法得酌採民間習慣，至外人案件，須由日本人裁判之。

第十條 關於行政權，須酌量民間習慣，又須單簡易行，以避免日本地方政府之糾葛，官吏亦不得有非法行動。

第十一條 警察須有消弭土匪之實力。

第十二條 中國與俄國，爲滿洲國之兩大勁敵，故該國國防

，須托日本代管，該國外交，亦由日本代辦。

第十三條 滿洲國內軍隊，須有實力，又須聽從皇帝指揮，俾人民深知皇帝之尊嚴。但以有日本軍隊爲其後盾，故皇帝無須多擁重兵。一有不測，即可請求日本援助，日本將以在滿洲國所得之（秘密）權力保護之，以維持其秩序。

第十四條 鐵路管理權，須歸南滿鐵道當局領有，新築鐵路，須與日本合作。

第十五條 滿蒙之日本人，除與居民享同等之權利外，日本更予以移殖政策上之特權。

第十六條 滿洲國任用日本職員，須注意人選，俾得正當之監督，而謀切實之發展。

第十七條 軍事機關，須選聘日本軍官爲軍事教育，與訓練之指導。此等軍官之引荐與解雇，悉由日本負責處理之。

▲我代表受嚴重監視

——據瀋陽來客談，日方對於

參與國聯調查團之中國代表團在瀋之動作，百計阻礙，使之不得自由。代表團所在地，偵探密佈，狀極離奇。顧代表住房外，常有六七人輪值，雖至飯廳或他室，亦必尾隨，出門散步，更不必說。職員諸人，亦受嚴重監視。臥房時被侵入。彼此談話，有時且被干涉。來訪之人，多被阻止，且有因此被逮者。某晚該代表團速記員某君，食時適返住室時，有一日人已在房內，立奔門外，乃門外亦有數人站立。該速記員大聲呼喚，某委員到場，該日人等始皆逸去。推其用意或係意圖劫取重要文件，現調查團各員，亦未能避免監視。此與國聯決議案所云，雙方政府，應予各種便利之語，完全相反云。又謝恩增等三人已返平。謝談：除隨顧北行之劉崇傑端納等六人外，予等本擬留瀋相候，乃日方仍派多

人監視，不得已分批離瀋。綜計自進到瀋，飽嘗監視滋味。每人有四日探跟隨，吃飯理髮，一刻不離。即在各國委員處，亦有高級日探暗中伺察，各委所接密電，恆有號碼顛倒，傳譯不出之處。溥友訪予等者，被捕十餘人，各國委員無法接見中國人，僅向各領事略探調查材料。日探隨登入予等旅室，有人談話即旁聽，無人即開箱搜篋。問之則答係奉令來保護者，自顧以次，所居旅館，概須付費。日方僅招待五國委員及隨員，與我國到處優禮吉田等情形恰相反云。

▲溥儀悔恨吞聲飲泣

——外息：溥儀已有覺悟，曾

電調查團，表明心跡，但被日人扣留，未能發出。該電大意，謂自滿清遜位，久居津門，與民國相處甚洽，早無政治思想。現赴東北，本非原意，且生活起居，失其自由，生何尊榮，求死不得。務祈貴團加以糾正，俾遂初衷等語。此電發覺後，溥儀益受監視，哭泣亦無自由，現滿面死色。

抵長以後

▲雖瀋抵長及其行程

——國聯調查團二日上午離瀋

陽赴長春，顧維鈞同行，中國代表團有六人偕行，調查團行程如下：長春二日，吉林省城一日，哈爾濱七日，齊齊哈爾二日。顧維鈞主張往黑河，調查團二旬後回瀋，留三日，往大連三日後回北平，整理材料後，再赴日接洽，回北平作報告書。日代表吉田，一日午宴中國代表，中國代表團一節，一日離瀋陽，經大連赴北平，四日方拒絕同往長春。又訊：國聯調查團李頓及顧維鈞吉田等念餘人，二日晨十時由瀋抵長春，下榻日方所備之名古屋旅館。李頓表示：對該非法招待概不接受。十一時李在旅次接見謝介

石，僑談該團在長春安全問題旋即赴各街市調查，因日軍監視甚嚴，行動殊不自由。該團定四日赴吉林，五日返長春，六日赴哈爾濱。又據外部消息：國聯調查團中國陪員顧維鈞氏，已于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偕調查團赴長春。同行者為劉崇傑，蕭祖榮，施肇基，端納，何士。留滯者，有游彌堅，李鴻斌，仍寓大和旅館，其餘人員聞均分遣回平云。又據確息：日方對於中國代表團與國聯調查團共赴東省，北部進退一致問題，百計留難，幾經顧代表向調查團爭持，由李頓再三與日方交涉，現始告一段落，日方於原則上，不復託詞反對，惟要求代表團專事輔助調查任務，不為有礙治安之談，又中國代表團人數減至四五人，顧代表堅持須有充分隨從幫同辦事，現已遴選切身隨員數人，與調查團一同前往長春，其餘人員或留駐瀋陽，或分遣回平。惟聞顧代表與調查團等，仍被日方到處監視，工作難望有效云。

▲調查團晤溥儀情形——四日北平電：調查團三日晤溥儀時，六日人立溥儀。溥儀述詞井預撰之歡迎詞外，未敢添一語。李頓等乃信溥儀為真傀儡。李等旋晤謝逆，聽謝舖陳偽國依民意建立，及日滿一體等肉麻話，李未答一詞。惟甚注視謝逆言動態，深覺不類中國人。又日聯五日長春電：國聯調查團員本日上午十一時赴執政府，會見溥儀交握手禮，旋在別室舉香檳杯祝一行目的之圓滿造成。又六日天津電外訊：調查團在長春時，有一筆錄，極堪注意。即訪溥儀鄭孝胥時，溥儀等面有愧色，言語支離。日顧問在旁陪坐，須臾不離。李頓雙目注視，甚為明瞭，返寓後，特詳紀當時情形，以為報告材料。

▲接見一班魑魅魍魎——(一)謝逆之謁見：據電通社四日長春電：調查團與謝介石之會見，三日正午在偽國務院

之會議室舉行，會見約二時間，談話頗久。

(二)鄭逆之無恥：據電通社四日長春電：今日下午二時調查團正式訪問滿偽政府國務總理鄭孝胥。鄭氏先指摘東北軍閥之暴政後，謂滿洲國之成立，係根據滿洲人民之創立之意。溥儀執政因人民熱望，勢難堅拒，故就執政之職。至於日軍駐屯滿洲，則因使民心安定，是所絕對必要云云。又日聯社長春四日電：國聯調查團本日下午二時會見偽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鄭於會見完畢後語人云：調查團委員質問新政府之現狀，及成立之經過，本人說明謂滿洲國政府之行政方針，排斥中國行政，採用完全反對之方針云。

(三)熙洽之訪問：據電通社六日長春電：李頓爵士等昨午後二時赴滿洲國國務院，訪問熙洽財政總長。關於事變後吉林省先他省而發獨立宣言之事情，及熙洽就任財長之經過，有相當嚴密之質問。會見後，熙洽語人曰，調查員外貌及措詞，均尚溫和，惟心中對於新國家相當懷疑云。

(四)質問丁鑑修：據電通社六日長春電：調查團於今日上午九時半赴交通部訪丁鑑修交通總長，提出二十五項有關鐵道之質問。丁總長答謂：(一)暫由委員經營，俟整理後歸國有，鐵道之收入充新國家之財源。(二)因需專門智識，聘用多數外人，并不限於日人。(三)密切與滿鐵聯絡。與中國之聯絡因尚未協定，當然有由新政府承繼之義務，將待協定履行。又於別室，由專門委員協廉氏與鐵道司長森田重行氏，為澈底的質問，李頓等亦參加其間。

▲調查團前赴萬寶山——據電通社四日長春電：聯盟調查團會見謝介石後，即赴日本領事館，訪田代領事，並與土

肥原少將橋本參謀長會見，聽取中日事變發生最初之直接動機之萬寶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會見約五十分鐘。又日聯社長春四日電：國聯調查團五委員今晨十時赴日本領事館會見田代領事，詢問萬寶山事件，及韓農問題鐵路問題等，旋日副領事田中書記岡谷亦參加，說明各項問題，經二時許，會見始畢。田代語人曰，本日會見主談余對於萬寶山事件之經驗，本問題甚重要，余說明視察之情形頗詳。又據長春五日路透電：調查團定六日去萬寶山調查。

▲顏惠慶向國聯報告——據路透日內瓦三日電：中國總代表顏惠慶博士，頃以政府兩電，轉致國聯秘書處，報告調查團中國代表在滿所受日方之阻礙。謂日當輔百般與中國代表為難，阻止其襄助調查團進行工作，中國代表均被偵探監視，即團員亦不能完全自由。又據國民社三日日內瓦電：中國總代表顏惠慶，今日以中政府電送達國聯大會請轉達各會員國，內述日本違反國聯大會十二月決議案第五款，阻撓中國代表顏維鈞與國聯調查各團員之合作。謂顏氏寓所，偵探密佈，且竟有侵入室內情事。並阻撓顏氏與人談話及發電。又據哈瓦斯社三日日內瓦電：行政院中國代表顏惠慶氏，頃將關於現在滿洲之國聯調查團之電文一件，送交國聯秘書處。內開：據滿洲回來之人報告，調查團之中國人員，祇接見一次新聞記者，且常有偵探，緊隨左右。偵探之數，約有六名或八名，輪流監視中國人員之行動。即在寓所內部，亦受監視。至中國之隨員人等監視更嚴，偵探闖入渠等寢室，以干涉渠等之談話，一切來訪之客，均被拒絕，竟有因敢於拜訪，而遭逮捕者，即調查團人員之本身，亦不能避免此種監視云云。

▲顏將送批評備忘錄——據路透四日日內瓦電：中國總代表顏博士，將於一二日內，以批評李頓調查團初步報告之備忘錄，送交國聯秘書處。顏博士今日對路透訪員談話，略示其備忘錄之內容，謂調查團初步報告，表明日本不獨未履行十二月十日行政院所通過規定日軍撤入南滿鐵路區域之議案，且亦阻止中國履行此議案下之義務。所謂中國義務者，即日軍撤同時，鐵路區域外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由中國負責是。顏博士繼言日軍之活動，謂日人始終宣佈其在東三省之軍事行動，在勸治盜匪。但李頓報告書，則表明日人軍事行動，現施於反抗滿洲國軍隊之有組織的中國軍隊。顏博士甚重視此等局勢，深恐發生糾紛，但謂渠仍以忍耐處之，希望獲得最後之圓滿解決云。

已將其初步報告呈送國聯行政院，中央社記者以該項報告，極關重要，特走謁外交部羅部長，叩詢意見，茲特紀其談話如次：國聯所派遣就地調查中日情勢之調查團，業已將現在東三省之狀況，製就初步報告，呈送國聯，於此有宜予注意之一點，即該項報告之電達國聯，係在該團留滿未滿十日，且係在該團尚未出發至東三省其他各地調查之前是也。該團所得關於東三省軍事上之各消息，均係由日本陸軍當局供給，然即按照此種由日本陸軍當局所供給之消息，已足證明自去歲九一八以來，東三省方面日本軍隊之激增，土匪之蔓延，以及因此而生之生命損失財產破壞，及一般的不安之感。又按照該項報告之所載，且為日方所承認者，則傀儡政府之叛逆軍隊，現正由日本之陸軍軍官及顧問為之訓練指揮。調查團更指明中國若干萬之正式軍隊及義勇軍，現正與日本軍隊，及其他由日本管轄之兵隊，從事于劇烈之戰鬥。是故國聯調查團之初步報告，已將下列關於東三省之各事實，確

▲羅外長談初步報告——國聯調查團上月三十日，

一九

切證明，即：(一)日本軍隊不惟未按照去歲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院之決議案，撤退至鐵路區域，而且於各該決議案通過以後，佔領東三省全境，增加兵隊數目，積極為種種活動，而使事態趨於嚴重。(二)叛逆之軍隊，全為日方一手創立，且受其扶助與指揮。(三)多數人民，對於日本之竊取政權，現正積極反抗。東北方面在日軍撤退之前，殆將無治安可言。(四)中國政府雖充分準備履行上述各決議案之責任，但現在在東三省之任何部分，均屬無法行使職權，即對於生命財產之保護，亦屬無從行使。現所最切望者，即國聯調查團以中國代表之協助，在東三省各地調查工作完畢之後，將必發現更多之事實，足以使國聯各決議案之所規定者，得以從速實行。且使彼原屬中國領土一部之東三省，得以完全恢復治安，并使中國在該地克以完全恢復其統治之權。

剿赤

關於最近赤匪竄閩及粵軍入閩剿赤情形，均已略誌前報。自粵軍入閩，匪即望風披靡，匪佔各地，業多收復。想不久當不難一鼓盪平也。茲將本週消息略誌如次：

▲何應欽談剿赤計劃——何應欽熊式輝於本月一日午抵南昌，總部仍設省圖書館。聞何氏已令行各組，定三日開始辦公，同時啓用信印，並通電各軍師旅知照。剿匪會議改四日開。朱匪主力集贛閩邊，軍事亦將趨重於此，贛閩贛匪連絡。據中央社南昌三日電：何部長發表談話：此來為明瞭赤匪最近情況，並觀察我軍防剿佈置情形，俾便從新詳審計劃一個進剿方案，一步一步切實做去，把赤匪消滅為止。關於清查戶口，辦理保甲，招撫流亡，繁榮農村，以及三民主義的宣傳等，須黨務政治的力

量，與軍事力量同時進行，方能根本肅清赤匪。並擬將贛省公路趕緊建築完成，一面擇重要地區，敷設輕便鐵路，以便利運輸，以後不專駐南昌，每月必回京一行，處理重要部務。

▲粵軍在贛克復崇義——據四月二十七日南昌通信：粵軍余漢謀部入駐贛南後，原路贛州及廣信一帶之匪，為避重就輕計，除林彪偽四軍，羅炳輝偽十二軍，趙博生(孫連仲叛兵)偽新五軍由瑞金石城入閩外，李明瑞之偽七軍，吳彭德懷之偽三軍團，一則由贛縣西竄崇義上猶，與湘東桂東等處之匪相呼應，一則由萬安入遂川，圖連絡永新寧岡之散匪，以圖井岡山老巢。其餘如古道中，伍仲豪，楊岳斌等匪，則仍竄伏古龍岡，高興圩，王陂，東韶，甘竹一帶，以冀分散國軍目標。但粵軍方面，中路李師，已進駐贛州，左翼張葉兩師，則集中信豐，向興國等都進取。頃得贛州消息，葉師連日進剿大小窩龍，長安堡各處匪巢，斃匪四五百人，投誠者達一千餘人。偽五軍孫師叛兵，投誠亦極為踴躍，李師復於日前將南康崇義交界楊眉寺偽二軍第九師擊潰。殘餘赤匪，退路上猶，并將崇義縣城攻陷。余漢謀得訊，乃令范德星部星夜馳剿，頃據軍報，范旅已於號晨將盤踞崇義縣城之赤匪彭德懷部，完全擊潰。是日午後三時，克復縣城，殘匪向過坪瀘東方面逃去。我軍仍在跟蹤追擊中云。

▲入閩粵軍克復永杭——據四月廿八日汕頭通信：汕頭通信，孫連仲叛兵，協同朱毛彭林赤匪，襲擊龍漳，張貞部節節敗退。十九日寶林橋一役，二九二團團長陳啓芳，中彈殞命，二九零團團長黃克繩失蹤，楊逢年旅長逃匿，官兵敗潰過半。張貞知漳州不可復守，十九晚兵分兩路退却，陳佩玉等率二千退回安溪，欲保泉州。張貞在雲霄詔安收容殘部，尙有三四千人。

惟精銳槍砲，損失過鉅，連日已有敗兵及下級軍官，不能歸隊者，失散來汕。據言，孫連仲叛兵，於二十日上午始進漳城，張部隨退時不及搬運之砲彈，盡付一炬。人心恐慌異常，土匪流氓，四起焚劫，孫軍到後，出示安民，查封米糧，搜捕軍官胥吏，國民黨機關人員，被捕甚多，漳製各處，亦談滔天云云。又訊，漳州南靖失陷後，朱德即在漳城設立閩南蘇維埃，有企圖赤化閩南之志，現集中精銳於長汀，連城，龍岩，一帶。粵省潮汕東區各縣，大受威脅，故粵軍急欲入閩進剿，以絕其氣燄。據大埔函，駐補第七師後方辦事處消息，該師赴閩，已克永定。師長黃延楨，現亦出發赴永。據師部參謀嚴若寰談話，第三軍入閩先發部隊，爲第一教導團謝錚，第十九團郭潤華，第二十四團林彬，合永定保安隊約四五千人。謝錚與郭潤華，二十日克永定，匪向湖雷後退。獨立第一師黃任寰，二十日在蕉嶺督師，經岩前中都，二十一日抵峯市，二十二日克復上杭。赤匪羅貴波部，向長汀退却，現已將閩贛共匪聯絡切斷。嚴又言，入閩剿匪第一步工作，在肅清各縣鄉區土共，第二步要恢復匪區行政機關。惟以上兩項工作，因共匪所到之處，大舉焚劫，廬舍爲圩，故求完成，殊不容易云。駐蕉嶺之獨立第一師黃任寰部，奉令於二十一日清晨，全部開入武平峯市，預定直趨長汀，以斷漳龍赤匪之後路。駐大埔第七師黃延楨部，既入閩後，後方防務，則由駐潮普惠剿匪之張瑞貴師調往，并作總預備隊。該師第一團張鏡澄部，二十一日乘輪來汕，即開赴潮安。駐普寧之駱鳳翔團，二十二日開赴潮安，二十三日經揭安路到潮，均即開赴豐順大埔一帶。駐潮汕第三軍長李揚敬，奉陳濟棠命爲援閩討赤軍總指揮，粵入閩陸空各軍，概歸節制，李現駐潮安，正積極調度軍事。二十七日，廣州空軍第

二大隊第五中隊，由劉植炎率領飛汕，該機爲亞拉斯戰機，第一至六架，速率極高，該隊現正候令入漳。

▲皖剿匪軍進向六安——據四月卅日蕪湖通訊：皖西六安霍邱等處，近年以來，赤匪異常猖獗，居民不能安枕。迭經陳調元派隊兜剿，因匪徒甚衆，此剿彼竄，終難肅清。中央此次任命陳氏爲第一路總指揮，專辦安徽剿匪事宜。陳氏特於日前，由蕪湖赴合肥，親率所部五十五師，四十六師，暨中央所派之第七師，十二師各部隊，向六安方面推進。一俟集中之後，即大舉包圍痛剿。並電駐紮舒城一帶梁鴻恩旅，開往六安夾擊，以期一鼓蕩平。又二十六軍軍長范恩續，三十日由京來蕪，改乘小輪赴合肥，轉往南方謁陳調元，洽商要公，並參與戎機。

▲各地赤匪實力調查——我國連年迭遭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尤以赤匪蔓延之區，均呈破產之象。贛省赤匪，自蔣去歲蔣總司令親自督剿後，其主力已告剷滅，惟殘部尙時出沒於鄉區之間，擾擾地方治安。他如鄂閩豫皖晉蘇各省匪共，自經各師圍剿後，已告次第肅清。某記者從某軍事當局探悉各省匪共實力，及占據區域，茲將其分誌於後：

贛省匪力之雄厚，爲各省冠。現在赤匪僞第七軍八千餘人，在興國等部。僞游擊大隊赤衛隊等三千餘人，在通城，州湖，金田。孔荷龍匪部三四千人，出沒於門前灣，獨山岩。僞獨立第一三兩師，及第二十軍之僞特務營，約二萬餘人，在坪橋，回田。方志敏匪部三千餘人在上吉。以上各匪部人數雖多，槍械僅有半數。現正由粵軍及在贛各師，在寧都興國一帶圍剿。至僞第七軍軍長李明瑞，確與朱毛不合，已被暗殺，現由僞第三軍參謀張某繼統該軍。惟其部僅存千餘，餘已歸贛國軍。彭德懷腹部受

傷，於七日死在均村，匪首羅炳輝於二十四日死於廣昌。現贛州安福等郡信譽等處，已無大股匪共，若再度圍剿後，即可肅清。

鄂省匪勢，較贛省有過之無不及。現有匪共不下四五萬人，槍械亦在三萬枝以上。雖經國軍圍剿，匪部主力已告全失，但其殘部，仍出沒擾亂各鄉。匪共計有段匪千餘，已竄入包市老巢，餘三千入源泉鎮，湯家場。段匪之偽八師在洪湖，偽第七師在丐皂市賈莊店，張家港，柳河集，段匪之偽第九師在應西龍王集，景家墩宋河。賀段股總部設於龍爾鎮，京山陽新港龍港一帶，均有匪部數千出沒於該處。現偽七八九三師因受此次國軍之痛剿，損失甚鉅，每師僅存三營。應城之殘匪，已北竄湯家河，其數不達千人，已由蕭張等師分途會剿云。

閩閩南上杭長汀一帶，在去秋之時，匪勢異常猖獗，經國軍盧張兩師分前後夾擊後，始告消滅，自贛州匪部被國十八軍擊潰後，赤匪之第四軍林彪部二千餘人，（槍約半數）又竄漳州，一部入長汀上杭，另一部竄閩西龍岩，其數將近萬人。現已由粵省國軍進剿上杭，馬鳴與旅進剿龍岩，康林會勦雲龍殘匪。該省現在匪力，頗為單薄，而糧草均感缺乏，故不難肅清。

豫豫省股匪，最近號稱三萬餘人，槍械均全。究其內容，實內部分裂甚深。而近來王泰與崔二旦發生內訌，豫西豫北之匪，已告肅清。惟盧氏一帶，尚有殘部千餘，現正由第三師等圍剿中。

晉晉省匪共近年來漸告消滅，惟王英一部，約五千餘人，時出沒於平羅澄口之間，現已由綏西剿匪司令趙承綬會同寧夏軍圍剿，不日即可肅清。

皖皖省各縣，匪共時起，幸防軍得力，故未蹈贛省之覆轍

。匪勢最厚之處，首推六霍，次為蕪湖等地。其數達二萬餘人，槍械約半數，現已由第一路總指揮陳調元率部前往圍剿云。

蘇蘇省江北一帶，自梁冠英駐防後，閩閩安靜。滬案發生，國軍忙於抵禦外侮之時，匪首魏有三萬得章囑集匪共千餘人，搜劫歸仁集與凌城，經梁部痛剿，竄入洪澤湖後，至今尚未動靜，其餘各縣尚甚安靖云。

軍縮大會

已告擱淺

各強重要人物，聚集一堂，盛極一時之軍縮會議，幾經週折，始得舉行，乃竟至不歡而散，形成僵局。吾人於此，固早已料及者。蓋此項會議，原係為維持世界和平，以比較的軍備力之稀少為方法，實應各捨成見，示以誠信，乃克有濟。然觀夫各國出席代表，動以些少事件，各不相讓，出以紛爭。此次會議席上，不少爭辯事件，其不能得有相當結果早為一般人意料所及。然奚至於擱淺？可略為述及之。此次會議提出討論之「限制與縮減軍備之標準」一案，係主張應將各國特殊情形一并考慮並維持國內秩序所絕對需要與保障國防相對需要為基礎。各國代表之意見，紛立難陳，毫無段落。此案既未得解決，其他各案，亦遂發生爭執，於是決定組織技術委員會，由該會將陸海空軍何者屬侵略與何者屬防衛之界說，繕成報告後，再行提出討論，繼續會議。在技術委員會商議準備報告書之期間，大會決停止舉行二星期。但照目前情形觀之，此種延會，深恐無期。蓋技術委員會至少或須五星期後方能準備報告書也。然是否能於五星期內舉事，尚屬疑問。誠以大會糾紛不決之問題，交諸技術委員會研究商決，雖係含有藉此和緩僵局，俾各方得有充分時間，交換意見之用意，然究非易於着手進行之事。據一般觀察，陸海空軍器何

者屬於侵略與何者屬於防衛之界說，殊難規定。一般軍器如用於侵略，則為侵略之軍器；如用於防衛，則為防衛之軍器。是在其用途之性質之正當與否。此其一。侵略之軍器，及防衛之軍器，初無二致。雖美其名為國防之軍器，然未始不能用作侵略之軍器，而實為侵略之軍器，固可為謬為國防之軍器也。此其二。兩者之界說，似不易劃分，故原案之欲求解決，不在何者為侵略軍器，何者為防衛軍器，欲為劃分，徒多枝節。吾人祇認超過防衛之需要的軍器，即為侵略的軍器。此理至明，此義至顯。如此次中日事件，即其明證。彼暴日彈丸三島，鄰國如中國及蘇俄，未嘗有向其侵略之意。而其軍備之數量，則極其擴張。一切軍器，應有盡有。固絕非防衛之必需，而為侵略之準備，固顯而易見者也。卒之以彼過度之軍備力之澎漲，肆虐於吾東北三省，及沿江各處。此種行為，即與軍縮會議此次所提上述一案，極相違反者也。以日本論，其陸海空軍現有之軍器絕非防衛之需要，實為侵略之準備，已有事實之證明，而日本此次出席軍縮會議之代表，且大言不慚，謂：「一國軍備之應否縮減，須視其國防所需是否充分而定」。其意似指日本之現有軍備，乃其國防上之需要者。明明係在作侵略之準備，而反隱約其辭謂為國防之需要，尙何有對軍縮會議之誠意可言？吾人即以富有侵略性且更有侵略行為的事實表現的國家，如日本而論已不配言軍縮，而况更為軍縮會議之一重要角色哉。彼侵略者的國家，如日本等等，竟以裁軍縮軍相號召於國際間，其矛盾其罪惡，固等於以解放弱小民族為口號，而以壓迫弱小民族為事實之蘇俄也。軍縮會議云乎哉！毋乃適得其反歟！

美俄復交近訊

比來美俄復交消息，甚囂塵上，各國報紙多論及之，而尤以日方傳出消息為尤盛。在日本視之，美俄復交，完全為應付遠東局面，實言之即由美俄結合之力量，以控制日本在遠東之暴力。美國一般輿論，則認美俄復交固為維持遠東和平，亦即保障世界和平。蘇俄則以日本既強佔滿洲，復迫近俄邊，乃有意向蘇俄挑釁。蘇俄為準備萬一計，不得不極力謀對美復交。總之，遠東和平局勢，已由日本破壞，美俄均因此而受威脅，或不得不謀結合以應付之。美俄復交，或亦為事勢所趨之一問題乎。二月前，俄派往日內瓦之外交委員李維諾夫，曾向美國新聞記者，談話云：「遠東今日之可悲事件，大半由於太平洋三大國蘇俄與中國及美國間未生關係而起。倘三國間早有外交關係存在，渠深信可不致有此種局勢，亦不致遭遇此種事件云。」李氏之言，非特美俄應恢復外交關係，而中美俄實應一致結合，以謀遠東之和平。美政府對李氏此種論調，其始只表示慎重考慮。蓋美國之不承認蘇俄者，本為（一）革命前之國債承認，（二）在蘇俄美人之生命財政安全保障，（三）不許宣傳共產主義等三問題。然上述之三問題，自美國有識之士觀之，第一第二已不成問題；至於第三點，觀近來蘇俄之情形亦無足慮，不需過於慎重考慮也。此論既出，頗獲同情。於是外間傳述政府方面擬第一步復交方生派遣委員協定通商云。此事雖未能確實，然美參院外交委員長波拉氏，固為一贊助美俄之最力者，此外參議員勞平生，最近在喬其亞演說亦主張與蘇俄恢復邦交。謂：美國之承認蘇俄政府，並不含有承認共產主義之意義。此為政府方面人員對俄復交之主張也。人民方面，如東部銀行家，及中西工業家，與孟塔洲種小麥為

業之人，均贊成承認俄國，以爲美俄通商恢復，則於美國極爲有利，美國民間亦同情於對俄復交者也。國務院雖反對承認俄國十四年之久，近亦突變，願與俄國接近，藉以阻止日本在東亞之發展。上下兩院議員，多數意見，以美俄復交，爲維持世界和平之最有效之舉。尤奇者，華盛頓各界要人間，發生一種議論，謂美國尙未承認俄國；若日本攻擊俄國時，必以爲美國必對日同情；此時若承認蘇俄，即可抑制日本之侵略云云。可見美對俄復交，全國上下均有此種願望。美政府似已求進一步之準備。此於國務卿史汀生，赴日內瓦之與蘇俄外交委員長李德維諾夫幾度非正

式的會晤，外間雖未詳其內容，然有關於遠東局勢之探討，自可想像而知。據多方情形觀察，美俄之復交問題，由史汀生之在日內瓦與蘇俄外交委員長史德維諾夫之會談，或將成爲具體化。如日俄形勢再加險惡，或至於決裂，則美俄之邦交，或隨時可以恢復也。抑尤有一使美俄關係趨於密切之可能性者，即當美南北戰爭時，前帝俄實予北方軍以同情者也。彼時帝俄曾表示倘英國援助南方，俄即加多於同盟之側。故在美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之多事時代，美俄關係至爲密切。回想前情，恢復舊交，固甚易也。

請看國軍抗日寫真

日本此次犯我淞滬，與我忠勇愛國之國軍，血戰一月又二日，其經過情形，實可歌可泣。關於國軍抗日之寫真，坊間雖亦有所見，惟取材皆不完備。本部於滬變發生之初，即派人親往最前線，冒險攝取，舉凡日軍事前之準備，慘暴之行爲，潰敗之醜態；與我軍之忠勇抗敵，一往無前之精神，革命民衆，擁護戰士之熱忱；莫不網羅殆盡。復有極有價值極有趣味之插畫多幀，穿插其間；又附有抗日日誌，詳述滬戰經過。讀此一書，不獨可完全明瞭國軍抗日之源原本本，且可以發揚中華民族之固有精神也。此書包羅照相插畫數百幀，約七十頁，用上等道林紙精印，每冊僅取印刷費大洋三角由中央宣傳委員會出版科發行。愛國之士，宜乎人手一編。

一週大事日記

四月二十九日起
五月五日止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在滬日人在虹口公園舉行日皇生辰慶祝典禮，一韓人名尹奉吉者，擲彈傷白川，重光，村井，植田，野村等。

▲三省剿匪總司令何應欽氏啓節赴贛剿赤。

▲瀏河敵軍建營房並築砲台，現駐軍二千三百人。

▲中央執委談話會選任邵元冲氏爲考試院副院長。

▲馬占山部三千人克復賓江縣城。是日馬抵海倫籌設計日軍司令部。哈日僑紛逃長春。綏化被義勇軍佔領。

四月三十日 星期六

▲國聯全體大會通過上海中日問題決議案，日未投票。

▲因虹口炸彈案，韓人安昌浩等，七人被捕。傳安係韓革命領袖，曾任韓獨立政府總理。

▲馬占山親自指揮兩路總攻，日廣瀨旅敗退溥家甸。

▲調查團向本莊質問海變經過，日人侵略秘策已全部洩露。

▲立法院決向行政院質問郵資加價事。

五月一日 星期日

▲郵資加價，本日開始。

▲郭泰祺談停戰會議將續開，不因虹口炸案而延緩，英使提案並不背國聯決議。

▲傳停戰協定本週內可簽字，滬市府準備接收戰區內行政。

▲在滬韓黨領袖被捕者已達十一人。

▲義軍克復通化與敵激戰中。本莊電日陸軍省再增兵一師團。救國軍三面攻敦化。

▲軍縮大會已告擱淺，白魯寧史汀生均難日內瓦。

▲因虹口炸彈案東京大舉搜檢韓人。

五月二日 星期一

▲本晚六時滬軍事小組會議續開，關於蘇州河以南及浦東一帶中國駐軍問題通過

新案，小組會即日宣告結束。

▲國聯調查團本晨十時抵長春，顧維鈞同行，我國代表團偕行者計六人。

▲國聯秘書處已收到調查團初次報告書。

▲中政會議通過懲治貪官污吏辦法。

▲十九路軍駐滬辦事處已一部結束。

▲日軍在榆關橫行不法騷擾居民。方正南天門在激戰中。

五月三日 星期二

▲滬各團體代表謁郭泰祺請解釋協定，言語衝突，郭遭毆傷流血。

▲中日停戰會議原定本晨續開，因日方藉詞訓令未到，展期至五日重開。

▲粵虎門要塞戒備嚴重，軍艦數艘出口被制止。

▲馬占山向洮昂路策動，吉自衛軍瀕江守禦甚固。賓縣已克復。日艦犯依蘭被擊沉三艘。

五月四日 星期三

▲粵艦分泊唐家灣黃埔，與陸軍對抗。陳濟棠派員接收海軍司令部，並派教導團徵陸戰隊械。粵省市全夜戒備嚴重。

▲日軍進犯牡丹江與義勇軍激戰中。松花江岸木蘭城亦有激戰。

▲上海日軍多調東省。

五月五日 星期四

▲滬停戰協定本日簽字。日方稱明日即開始撤兵。共同委員會委員已由各關係方面派定。我方爲俞鴻鈞黃強。

預約加印——實業計劃提要通告

甲、內容：

1. 坊間關於實業計劃的簡本，雖已出版多種，但其編制能使讀者閱後得有一貫系統之印像者則甚少。本提要以總理在原書目錄中所定之系統為根據，將原書內之各部遇有同類者，歸併一處。如鐵路一門，原書雜見於第一、第三、第四、三計劃中，今則歸為一章，以便一覽了然。尤其關於實業計劃發端之原因及進行之方法與步驟，原書僅散雜於序文，序論，結論，及各部計劃中，讀者殊難記憶，今則劃成總論一編，并冠以標題，一覽即知，此為本提要之優點一。

2. 本提要係摘錄原書之核心并冠以標題而成。因求系統之一貫，次序雖有前後，而字句則毫無更改，此為本提要之優點二。

3. 實業計劃原書為英文本，中文本雖為黨國先進所譯，且曾經總理校閱，但或因手民之誤，與原本仍稍有出入之處。本提要以英文原本為根據，與譯本略有不同，此為本提要之優點三。

4. 各篇并詳附插圖，并附本部印發之實業計劃鐵路系統詳圖一大幅，此為本提要之優點四。

乙、價目 每十册大洋一元六角黨部預約加印減半價大洋八角

丙、各級黨部應得份數

一、國內黨部：

1. 省及特別市黨部十份
2. 縣市及特別黨部四份
3. 區黨部一份

二、海外黨部：

1. 總支部直屬支部十分
2. 支部四份
3. 分部四份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

選錄

放棄訓政與中國革命之危機

于右任

——對於孫哲生同志談話之獻疑——

以現在中國情勢，而仍洶洶革命之往跡，已屬十分悲慘之事。革命之主力，日漸消沉，革命之領導權，日形搖動，甚至革命之對象與革命黨人之信仰及意志，亦日就模糊，吾人如承認中國革命之未完全，即不能毀黨而謂為補救，近來黨內之有責任者，往往因國難之嚴重，受外界之詰難，即主為急就章之憲政，不恤自毀以從人，吾人創心國難而不敢苟同，爰致所疑，以質賢者。哲生同志近所發表之言論，見於各報記載，無意中實陷於嚴重錯誤，吾人於國難初作時，已指出各方有此毀黨救國之趨勢，並力言黨毀而國卒不可救，今不幸哲生立言，乃如是易為他方所假藉也。

綜合其所論列一則請現在中央不能領導全國民衆，無可諱言，再則謂近來黨之信用，實已完全失掉，今欲補救，當有澈底改革之決心，吾人誠不知此所肯定之前提，何由成立？將請現在黨之政權，已不能領導全國民衆乎？然則能領導者又安在？為共產黨乎？為國家主義派乎？為軍閥官僚之死灰乎？凡一革命之黨，與某一政治運動，其能取得革命領導權與某種形式之政權，必有其時代背景與社會確在之條件，決非可以玄想而致，亦不容其妄自菲薄，本黨之能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自是基於客觀事實之決定，共產黨超越經濟階段之辦法，既無能按之使前，國家主義派代

表狹隘之民族觀點與行會經濟思想之辦法，復不能掣之使後，如謂為軍閥官僚輩乎？則此時代之遺骸，革命之塵滓遂能出埋葬而席政權，有是理乎？如謂人民常憲政自為乎？則民元以後，民國且數數被毀，約法則毛稊不存，使無革命之黨鏗而不舍，則今日所謂民國，早已不可問矣！

哲生既有如上之肯定，故主張準備實施憲政，以為訓政已有四年，徒有其名，毫無成效可言，長此以往，時不我待，故主張速行籌備憲政開始，不必再待訓政形式之終了，且地方自治未了工作，儘可於憲政開始後同時進行，不必待至完成以後也，以謂抗日非今日政府單獨力量所能做到，惟由政府與全國人民合作，始能收最後效果，憲政既成，則人民政府合一，抗日力量自必雄厚矣云云，吾人既知訓政與憲政之先後關係，憲政開始，必待於訓政之完成，何以訓政提前結束，而憲政即可突兀出現，民元不曾有約法乎？其實質固等於憲法也。因亦曾有憲政之政治制度矣，帝制初辟，孤埋者孤復播之，其後曹錕以賄選為總統，天安門所佈之責殺憲法，至今猶在史冊，洶流餘孽，憲法具矣，憲政行矣，而革命以求之中華民國安在哉？今一旦舊事重提，喧嘩衆口，汲汲若不可待者，即為此立法毀法從政改政之諸人，自有憲政，皆由革命而來，未有不奉行革命之主義，而可即於憲法之治者，

彼諸人當日恨不粉碎革命黨人，勳絕革命種子，一面則附和帝制，附和復辟，附和附選，其後又來附和黨治，而終惡其不便已也，遂於今日思有以去其籍，所謂結束調政，即結束黨之領導革命也，而輕掩其跡於憲政之美名，此外尚有所謂超然之學者，在野之名流亦皆雷同民憲，高吭入雲，其志當欽，其實多牛，夫革命政治之下，無所謂超然，革命環境之中，無所謂在野，苟皆行使四權，即已支配治具，若必假他途以求所謂憲政，適然而為反革命集團張其軍，可勝惋惜，此猶就人事方面言之耳，至言憲政本身，民元倉猝創制，總理極以未先行訓政為絕大憾事，譬諸建築，須固基礎，使軍政甫終，憲政已始，此種過天橋之辦法，行之而可有效者，則民元後不致變亂相尋，而建國大綱亦無勞總理垂制矣，殊不意哲生反獨失此於趨庭之訓也。自治不完成，即訓政為虛設，訓政不經過，即憲政為具文，中國國民黨過去之一切努力，一切犧牲，首為求得訓政以造成革命之憲政，若僅以憲法條文及政府組織為憲政，則彼資產階級之民主運動，固為之綽然也，而謂此可使政府與人民合一，直欺騙民衆而已，至謂憲政開始，地方自治可以同時進行，吾人誠不知舍本而急於逐末者何故。今以少數人之意旨為金科玉律，毀總理之主義以毀黨毀政，此對反革命集團為自除武裝，奚見其可也。且訓政乃以總理之主義調政，吾人為總理之信徒，亦國民之公僕，所事不祇，違自暴棄，不忠不信，有始無終，則行憲又安有就。哲生至又謂憲政之行，政府既與人民合一，故共產黨及國家主義派，皆可以有法律內之行動，殊不計共產黨所欲奪取者，乃整個之政權，而由無產階級操持之，其欲採用議會政策者，非第三國際指揮下之中國共產黨也，謂憲政開始後，共產黨乃有所愛重於吾人之法律而遵守以

為行動，憲政之作用大矣哉，至可格共產黨而舞于羽於兩階，此誠奇詭之至矣。至國家主義派所需要之憲政，非總理所謂之憲政，彼亦自有其建立政權之企圖，而決不願在黨治之下並存者，凡此招搖，終於無效，而徒毀革命之力也，此意極顯哲生深察之。

吾人連類言之，尚有以黨之存在為召致國難之因緣者，抑知黨不存在，國難必更甚於此日乎？日人之嫉畏本黨，由其一較之論調可知之，黨毀則侵略更易，往事可證者多矣，今奈何自撤壇垣，以取快於敵我者乎？黨以民主集權之形式，治黨治政，猶虞散漫不給，如何取於泛民主之虛名，而受無組織之實禍乎，內外孔棘，反欲自滋其孽，謀國詎可兒戲出之，且敵之構難，自有其預下之決心，我唯有以抵抗圖存之決心報之而已，國人之所欲效死，政府之所紆籌，皆為抗禦此侵犯我國家領土主權行政完整之壓境大敵，今不以革命之政治意義獻力政府，領導國人，而別為紆迴之謀，非可憲政一施，敵即望風潰退也，以必無之事，毀可為之業，恐黨亡而國亦隨之，革命燬而民族亦燬矣。彼反革命集團，此時公然集矢，有所不敢，故巧立名目，行規制之實，黨人而不自努力於革命救國，國人而不深察反革命集團之用心，此真危無可挽者也。

夫訓政為黨之現行工作，政府奉黨命以為設施，然而離開革命，何取於訓政，離開訓政，何須乎有本黨，離開本黨，更何須乎有現在之政府乎？在本黨建國程序中，固懸示憲政之時期，而工作亦無不趨適於憲政，但本黨所求之憲政，乃革命之憲政，憲法乃革命之憲法，而惟有革命之人民，乃克受之行之耳，否則起袁世凱諸人於九京，復曹錕於政府，豚苳而招，議者多在，彼其言出為經，行出為法，典章之熟，技術之專，或尚有非時下所能

盡及者，言法制則儘有原理原則之發皇，言選舉則儘有賄賂剝削之運用，勢非加厲於民元以後之情況不可也。

今一切言者始因皆爲國難之說也，以國難而謀所以固其國本則可，以國難而反以危動其國本則萬萬不可也。吾人以為在此國難期間，使國人監督政治，導國人參加政治，實爲天經地義之事，但總理於建國大綱中所定之程序與方法，黨人固絕對奉爲寶典，亦國人多數所遵循，決不應擅爲變置，如政府奉行之人，遲滯事工，努力未至，則當自動於總理及國人之前，而亦無由變革總理之教制也。否則不應紛擾而紛擾之，愈陷國家於無法，故在此意義之下，黨內之精誠團結，與國人之共赴時艱，實爲解救國難之唯一要義，抑亦渡過國難之唯一路途，今乃皇皇然索途於四方，何能有常，第真能團結共赴，持以堅強恆忍之心，則禦侮自衛，一切不患無辦法，雖有國難，決不足畏，故在黨人方面，決當慎擇所以自處，剴勵勇敢，爲民前鋒，而念念不忘建國治國之責務，人民方面，亦當從正面督促黨與政府，使之爲不屈服不喪權之奮鬥，集心力與共同之大道，如是則全國眞實合一，必可於最短期間，解救國家之危難，且推進革命之成功也。二十一年五月三日。

(附識)孫哲生同志所發表之抗日救國綱領草案，已誌上期本報，茲不復贅。惟自于右任同志發表上述長文後，孫氏對遠東社記者談話時，復有意見發表，茲將該項談話併誌如下，以供全黨同志之研討。

遠東社云五月五日記者因于右任先生發表「對孫哲生談話之獻疑」一文，特請莫利受路十號見孫哲生先生，蒙先生親予接見，記者問孫先生對於于院長之獻疑有何意見發表，孫先生謂本人前

發表抗日救國綱領，原欲供中央同志及國民之公開討論，茲承于先生發表意見；有所質疑，復承先生詢問，自應將我對於該文的意見相告，(一)于先生最大錯誤，就是不能承認本黨(國民黨)以往的過失，以爲本黨還是一個健全的革命黨，因此他便有「本黨之能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自是基於客觀事實之決定」等語，拿這種諱疾忌醫不顧事實的不客觀的態度來論政，是不會尋出正確結論的。(二)他還有更大的錯誤，就是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爲我主張促或憲政，就是不要國民黨，其實我的意思，正與此相反，我以爲實行憲政之後，人民在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之下，各有組織政治團體的自由，這應一來，本黨的組織，格外可以健全，因爲此後，黨內外的不革命的同志，如果不滿意本黨，便可以在本黨之外，另組團體，不必再掛羊頭賣狗肉，藉着本黨的招牌，以掩飾他的罪惡，假如那時候本黨是被反動勢力佔有着，則一切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也可以脫離原有的組織，另成新的革命集團。(三)他深怕黨禁打開以後，黨的組織，便不能存在，假如這會成爲將來的事實，那本黨還有存在的價值麼？(四)他以為黨禁解除以後，反動勢力便可藉以伸張，我以爲反動勢力之消長，全視本黨革命勢力之消長爲轉移，現在黨禁未開，反動勢力是否一天一天的激增呢？(五)他又以今後的憲政，比之民國元年的約法，和曹錕的制憲，這一點使我非常傷感；他心目中豈以今日的黨內，還有袁世凱曹錕其人在麼？否則既無毀法之人，不會有毀法之事，假如今日的統治者，還和十二年以前一般，那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唉則今日的袁曹和徐世昌在那裏呢？(六)他斤斤以調政爲言但是根據建國大綱訓政期間爲六年，本黨定都南京，已經五年了，到明年四月剛滿六年，如以爲此六年的調政成

續不良好，還須再延長下去，這樣延長調政爲名，不過延長專政的期限罷了。(七)他認爲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是所以欺騙民衆的，不錯，然則藉調政之名以箝制人民的一切自由，不使人民有行使政權的機會，又是什麼呢？(八)他自稱奉行主義不二，以爲他是又忠又信，其實 經理的主義在於實行、行之以救國救民，假如有人要顛倒黑白，以非爲是，則絕非忠信之真義。(九)他以爲法治是共產黨和國家主義派的要求，主張憲政，便是代表了這兩個團體要求，試問共產黨與國家主義派，在暴力政治之下，便不活動麼？不過其方式不同了。(十)他說「黨以民主集權之形式，治黨治政，猶虞散漫不給，願何取於泛民主之虛名，而受無組織之實禍？」這麼說來，黨的民主集權，國的民主政治，都不應實行，還是回復到專制獨裁政體去的好麼？(十一)他說本黨所求之憲政，乃革命的憲政，誠哉革命憲政，是我們寤寐所求，但是革命的憲政，要何時才有呢？德俄土各國於革命政權成立之後，都有憲法的頒布和施行，我們中國的憲法，是否要等到四萬萬人都畢業大學才頒布呢？(十二)他以實行憲政爲危害邦本，不知這是何根據而言。(十三)他一面抹殺民衆的力量，不

願人民有參政權，而同時又要人民起來督促政府，這豈不是矛盾已極，要知人民既無法律保障政治組織的自由，從何而能督促政府，以此次上海抗日而言，人民力量的表現，可謂大極了，可惜政府不受人民的督促罷了。(十四)最後談到毀滅主義的一點，我始終認爲凡礙於私見，不顧事實，藉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才算毀滅主義，如果革命黨人對於過去的錯誤，能夠坦白的承認，同時能夠勇毅的改正，這正是革命的效黨的忠於主義的人所應爾，我對於先生談話的意見，約如上述，我希望于先生的言論，不是有因而發，同時更希望于先生站在革命和黨的立場，代表民衆利益，稍爲盡點監察的責任，如果離開了民衆的利益，那有什麼革命可言？說到對於憲政的主張還有幾句補充的話，一般人都以爲要希望現政府來實行憲政，是與虎謀皮，但是我以爲到此時本黨的同志，應該趕快促進憲政，讓人民來參預政治，免得再沿過去二十年的覆轍，長此陷於武力爭奪中，使政治永不能上軌道，國家永無建設的一日，這一點甚希望老成謀國的人如于右任先生者，放下感情和意氣，去體察一番，語至此，適有他客求見，記者乃與辭而退。

確立自信心拯救中國

戴季陶

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西安教育廳聯合紀念週對學生講演

各位先生，各位同學，今日幸得良機，歡聚一堂，作紀念週，紀念中華開國導師，復興衰微千餘年之中國之孫中山先生，私心至爲快慰。在此良機，亟思本我至誠，將素常渴想，欲與陝西諸先生諸同學細談者，略事報告。依照素常紀念週規則，在靜默三分鐘後，例當演講 總理遺教及報告工作，今日因時機難得，

願人民有參政權，而同時又要人民起來督促政府，這豈不是矛盾已極，要知人民既無法律保障政治組織的自由，從何而能督促政府，以此次上海抗日而言，人民力量的表現，可謂大極了，可惜政府不受人民的督促罷了。(十四)最後談到毀滅主義的一點，我始終認爲凡礙於私見，不顧事實，藉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才算毀滅主義，如果革命黨人對於過去的錯誤，能夠坦白的承認，同時能夠勇毅的改正，這正是革命的效黨的忠於主義的人所應爾，我對於先生談話的意見，約如上述，我希望于先生的言論，不是有因而發，同時更希望于先生站在革命和黨的立場，代表民衆利益，稍爲盡點監察的責任，如果離開了民衆的利益，那有什麼革命可言？說到對於憲政的主張還有幾句補充的話，一般人都以爲要希望現政府來實行憲政，是與虎謀皮，但是我以爲到此時本黨的同志，應該趕快促進憲政，讓人民來參預政治，免得再沿過去二十年的覆轍，長此陷於武力爭奪中，使政治永不能上軌道，國家永無建設的一日，這一點甚希望老成謀國的人如于右任先生者，放下感情和意氣，去體察一番，語至此，適有他客求見，記者乃與辭而退。

數十年來，吾人所處之逆境，所遭之痛苦，大概相同；而西北青年同學同胞，較之東南各地所遭尤烈；洵足令人傷心墮淚。

往者已矣，明日如何？前途如何？是當以現在大眾整個之意志與決心為定準。在過去有一種流行之信仰，即由歷史的研究，推定人類社會之變遷，皆有一定命運，以為決定，今日社會上一切現狀，皆為歷史上一定過程所必然之結果，此種思想，在近代尤為有力。全世界青年學生工人農人，類多相信現代一切社會組織人類生活情形，全來自過去歷史事實積累而成之必然的結果，代表此種信仰最為知名者，即為德國之經濟學者馬古斯氏。此種所謂歷史哲學上之定命論，其果絕對正確無疑義耶？若然，則人類一切制度文物組織行動，乃至善惡是非，皆當以歷史上之定命為決。

中國今日之痛苦艱難危險，亦皆人類社會歷史上事實之決定，吾人之革命之努力，豈非徒然。顧世界一切事物，宇宙一切現象，唯整個的宇宙為絕對，其餘皆相對，並所謂定命論，吾國固有之「天定勝人」之一語，足以當之。其所謂「天」，在較低之解釋即以為「神」，神所定命，人類唯有絕對遵從，不能絲毫違反，較高之解釋即以為「自然」即天，與歷史哲學家之見解約略相似，謂凡事皆出自自然之預決，不能由人力轉移，惟無論其解釋之為高為低，其以人力為無功則同，中國歷來進步之遲滯，不事改良，惟圖苟安，但賴天意，不求人力者，皆由於是，然此種思想，在中國雖頗有力量，初非絕對權威，尚有人定勝天之一語，乃適與之相反，即謂人力堅定，亦可以改變自然，人亦自然之一部分，且為自然中進化最高最有力之動物。

宇宙萬有，礦物無生命，固不必言，植物容或有存在之知覺意識感情，但不能運動自如，如動物之能趨吉避凶，自決其一己個體及社會種族生存上之需要，積動物界七十萬年之進化而生成人類，能利用自然，以顯人類能力之不足，役使一切生物非生物，

以造成其自身生存上之便利之地位環境，更進而就一己意識知覺所能感及之自然現象，尋因溯果，盡事物消長盈虛之理，以決定其將來進行之途境，其位置進化之高，由此可想而知。同時人既為自然物，中國古代且有「人為小天地」之謬，故順應自然之理以謀生存者，亦即運用自己之能力以支配自然之表現，此即所謂「人定勝天」之理，持以與歷史決定人類命運之思想相較，其圓滿高明相去之程度，可以不辯而自明，在今日而不知人定可以勝天，不自決定，萬事聽任于自然，則不特旋乾轉坤之大事業不能有望，自身明日之生存，亦且成為問題矣。由是今日大眾必當注意之事，即為不論過去現在環境如何惡劣，如何困難，要當立志圖強，有能一建設新文明新文化造成新環境轉危為安」之自信，人即可以勝天，中國現在唯一之希望，即在人人能有堅決之自信心，總理有言：「國者人之集也，人者心之器也，國家之治亂，係于社會之隆污；社會之隆污，係于人心之振靡。」即為人定勝天之解說，使人心萎靡，不願圖社會之隆盛，民族之康樂，國政之修明，則社會窳敗，諸惡叢生，自然亦決不能強人達于修齊治平之域，在此國家危亡之際，吾輩國人必決定意志，確然建立旋乾轉坤自救救人之中心思想，然後救國救民，方可如願，革命思想之基本原則，蓋即在此。今日何以不憚煩瑣，必斤斤以立志為言乎？歷觀過去二三十年中，中國之亂，國家社會環境之衰敗，實由許多錯誤所釀成，就較大範圍言，自晉之東遷，宋之南渡以來，中國民族之銷沉，亦皆由此等錯誤釀出，錯誤維何，即在不能力自振，不思向上，結果民族墮落，國家殘破，迄至今日，處處忍氣吞聲，經歷絕大痛苦，甫能苟延旦夕，西洋諸國近代之科學文明，為經濟武力壓迫中國之根據者，中國良有望屢莫及之

嘆。願中國豈真無科學文明之足言乎。

數十年前中國之科學發明既衆且多，今日西洋科學之根，且多種在中國古代發明上，然中國人類變萎靡，不思努力繼承光業，坐荒歲月，遂致固有文明一蹶不振，返觀西方諸國國民，知圖存之道在乎立志自強，接受外來文明後，必須以自己能發揚而光大之，故進步一日千里，遂臻今日隆盛之境，例以日本，彌覺信然。日本維新後，不過五十年，惟其國民衆，自知努力向上，故其國勢日張，乃有今日，事在人爲耳，不自振作，何自建立功業，夫豈真有歷史上之定命耶！今日之事，如中國國民能自信，可以自決其歷史爲人定勝天之努力，則中國民族國家之起死回生，實屬易事。倘頹廢自甘，不信人力而信天定，則處今日外界經濟壓迫重重之中，欲建設新國家新民族新文化，以領導世界，固爲幻夢，明日之生存，亦且岌岌焉，未足以言安也。過去十數年中，國所遭損失多矣，文明成績如各種學術上之建設，文化，古蹟，森林，土地等，其數有不忍言者，然此猶小者，使國而有民，民能自信自立，恢復建設，尙屬易爲，今者民族生存中最可寶貴之青年，過去死於非命者，數當以萬爲單位計算，在東南人烟稠密之處，過去文化保存未墜者較多，環境適宜，復興尙易。

西北方面，中國古代文化發祥之所，迭經變亂，殘餘者已屬寥寥，遇此故墟，唯見蔓草荒烟，殘垣斷砌，人口本已稀少，再益以連年天災人禍，死喪頻繁，結果尤爲慘怛，以關中論，武功三原，夙稱富庶，閱近數年來，殘存者已不及半，再不圖生存發展，前途何堪設想，中國舊時，恆勸人保重自己生命，總理中山先生，亦恆言一切人類文明之努力，可歸納之於保與養之二字，蓋以生命不易得，既得生存成長爲人，即當努力求於家庭爲克家

之子弟，於社會爲有用之人才，於國家爲忠實之國民，乃不愧爲人，此思想可以近代科學爲解釋，吾人生命來自父母，父母來自祖先，祖先托自遠古，今日世界上任何一人，上溯其生命，自有入類始至今，若爲五十萬年，則其人已生存五十萬年，此五十萬年不斷之生命，延續至今，乃得有某，若在五十萬年中，偶一斷絕，某即無有，若再溯人類之起源，以至於爲原生動物之時，其荒烟古久，尤屬不可思議，以如此難得之生命，不善自保重，以爲世界爲人類作貢獻，而任意爲自殘殘人之無意識的犧牲，不亦可傷乎！

青年！青年！願長思之，爲國家計，爲民族計，善自保重，以此自立，以此救人，以此救世，以此承先哲後，建設人類正真幸福之文明。

復觀最近中國時局，日本蔑信棄理，侵略我國，吾人試由此以假想中國之明日，其令人駭懼者尤多，十數年前所謂世界大戰之歐戰，以近東問題爲起因，德國爲中心，在歐洲大陸上作瘋狂之戰，引起空前大犧牲，死於戰場者四百萬，全局之死者則達二千萬，此多數死亡者，多在俄國，在小亞細亞，在巴爾幹半島，致死之原因，則或爲民族之不相容，或爲宗教之不相容，階級之不相容，地方間之惡感。其犧牲蓋不在國際戰爭，而在國內，再益以戰時天災無人拯救，凍餓而死，屍骸懷塚，衛生醫藥不足，疾病而死，以今日中國例之，當日南歐俄國小亞細亞等處，防止天災之設備，救濟災民之設備，衛生醫藥之設備，或則相若，或且不逮尙遠，同時衣食之資，歲必大宗仰給於國外，每年糧食及各種棉毛衣類之輸入，爲數計及十萬萬，國內民族宗教職業，以至於社會人間相互之猜忌，則較之當時有歐等處情形，又復有過無不

及，一旦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遠東問題為起因，以中國為目的而作戰，中國之明日，將如何？其孰能不慄慄自危耶！此時若不及時覺悟，互相親愛，互相扶持，團結一致，以努力於國家社會文明之建設，而互為小爭小鬥，徒作無謂犧牲，其將何以對國家對社會，且何以對自己可貴之生命耶！中國古訓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立共信，蓋不足以言立國，更願共信人定勝天之道，毅然行之。

作紀念週時，有唱黨歌之一節，黨歌為中山先生對中國青年學生之訓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時，孫先生所以訓示學生者，語雖簡單，中國國家民族社會生存之道，盡在於是，今試為諸君詮之：「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云者，此「黨」之一語，不僅指中國國民黨，乃指整個同志適合之羣集，如孔子所謂吾黨者言欲救中國，其志其道同，即必與共以三民主義為信仰所歸立，此信仰何用耶？即用於「以建民國」，不獨此也，今日之世界，無整個可信之主義，大衆皆盲目無所適從，遂致各國互爭，大亂不已，救濟之

教育與救國

——二十一年五月二日在中央留京辦事處紀念週講演——

本月二日中央黨部南京辦事處 總理紀念週吳委員稚暉報告之原文如下：主席，各位同志：我們 總理在民國四年很注意到中國的地位問題，他曾經講到我們中國的地位，是怎麼樣一個狀況，這也不是我們自己吹，在外國書本上的記載，就可以看出在古代我們的地位很高，大家都看得中國是很了不得的，却不料！據兄弟個人想來就在不到兩百年以前的那個一七六九年的時候，一個很沒有價值的蒸汽機出來了之後，我們的地位，就逐漸受了

道，即在吾人建立民國後，更近而以三民主義救濟世界，即「以進大同」之義也。吾輩學生，既得受教育，亟宜「為民前鋒」，以求主義之實現，行之之法，則當「夙夜匪懈」不可或忘，人人能「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則中國民族，即得起死回生，自拔脫於苦海之片矣。明日永久光明安樂之中國民族生命，繫於吾國人之能自信，必可人定勝天，愛惜生命，努力振作，中國近代之困苦擾亂，國家民族之衰危，至此已極，而最其害者，西北一隅，獨大獨深，此西北者，即我中華民族之所發源，欲建設新中國，非復興我民族文明根源之西北不可，是在諸青年同志同學，痛下決心，澈底覺悟，共同努力，信仰能堅固，則力量充盈，前途光明不可限量。今日幸得此機緣，能與諸君共相見於 總理紀念週中，不勝欣幸，深盼大衆共同立信，合千萬心為一心，依 總理之訓示，努力向前，則中國民族燦爛之明日自此起，由中國文化發揚光大，以領導世界，共躋於大同，亦自此起，願與諸君共勉之。

吳稚暉

他的影響，在起初一些也不覺得，過了七八十年，到了鴉片戰爭之後，這個影響就來了，來……來……來……來……據兄弟所知這是最厲害的，就是我們一個鄉都不知道同種之誼，在甲午給我們一個打擊，使我們的地位，就很有問題，那時候 總理對於革命，已存心了十年，而在甲午的前一年，已經講到這一點，自經甲午一戰以後，鬧得大家憤憤不平，最厲害的就鬧出所謂義和團的事件，不過我們現在要證明，這些人都是我們的愛國同胞，他

們實在要想拿無辜勇來恢復中國固有的地位。

那時候兄弟早出世幾天，看到庚子以後，我們中國的地位，實在很可憐，很傷心，我們同志裏面年紀稍為輕些，沒有受到這種污辱，就是受到這種污辱的人，兩三年後慢慢慣了，也沒有覺得什麼影響，到了民國十三年，黨部重新組織之後，地位慢慢恢復，到前一兩年，我們自己覺得很有地位，一般年輕的學生，就覺得中國還是有地位的，却不知道這個地位，還沒有築得堅固。

好了，自從去年九一八事件以來，在今年一二月間領教又領教，到這兩天的地位，很不堪設想，又有一些庚子以後的意味來了。

總理在民族主義裏面，說到幾個恢復中國地位的方法，第一就是恢復我們固有的道德，我們還有比外國好的政治哲學，現在只要自己去恢復，同時人家有應合時世的東西，也要採取，總括說來，就是智識，智識充滿之後，當然很有些希望了。其次總理又講到一個小小的能力問題，而且認為要求智識，先要使能力能夠恢復，總理說，『我們古代不是沒有能力，如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以及橋梁的拱門等，有很多的發明。』現在我們看了這些發明，似乎很粗淺，不知道在人家同一時代的時候，已是無中生有了，正如現在人家的發明能力，到幾百年後也是沒有什麼希奇的理由是一樣的，我們中國因為失了能力，我們的地位才慢慢退敗下去，所以現在我們要恢復固有的能力，才可使我們的地位也逐漸恢復。兄弟用一個不適當的譬喻來說明，智識好比一種藥品，一個人有病，要治病，總要先吃藥，然而天天吃藥，是不可以恢復自己固有的精神，或者還可以更加顯出精神，大家知

道，吃藥只是做助力的，還須要吃飯，才可以保持我們固有的形體，使精神滿足，增加能力，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抵抗，前線武裝同志的努力，在歷史上有很大光榮，現在各國都在那裏稱讚，然而稱讚儘管稱讚，總究達不到我們的目的。

講到我們的能力，兄弟還可以拿幾件小事情來說說，例如前線挖的壕溝，一個美國人看見了，在上海對兄弟說，『呵……：不得了，……：新得很！日本人還在那裏用舊的方法。』但是這是件容易做的事情，我們只要知道方法，有了現成的鐵鏈就不成問題了，同時我們這次退到崑山，固然由於戰略上的緣故，但是所吃的虧也不少了，據說不特對面的重砲坦克車接連衝來，上面還有混蛋的飛機放機關槍，我們頭上偏偏缺少鋼帽子，這個小東西，有什麼希奇，可是我們練鋼廠已經關門，要請鐵匠去打起來，就了不得的困難了，這樣我們想前線的武裝同志戴了鋼帽子和敵人的鎗子拚，當然是沒有僥倖的。雖然天給我們的能力，我們愛國的精神厲害，而且我們人也多，祖宗造了許多人下來，多死幾個不在乎，然而到底是不對的，所以總理講：我們要恢復固有的能力，才能恢復我們的地位；並且我們還要把人家的能力，迎頭趕上前去。

這種道理是大家懂的。然而還有許多人以為是迷信。譬如現在社會上總講，啊呀，現在人心壞透了！道德下落了！其實我以為道德並沒有下落，只有向上，從前人不能講的道德，現在已講得很精深，還有許多人說：『總是政治不好』。對了，道理上是对的，但大家還不能知道政治為什麼不好，於是大家說『你們的政府不好。』人人要想立一個政府，各人肚子裏都有一個好政府。依我的意思，他們儘管來立一個政府，也是沒有用的。實在講來

，現在政府所立的方子，是本着 總理所指示，真是括括叫，能夠照方面治，就可以了。現在政治上所以弄到這樣，不是沒有政治手腕，不是政治智識不夠，政治智識都是好好的。只可惜「一個大也沒有」。現在多少人磨拳擦掌，要想參與政治，如果不帶上一些錢老實不客氣地說，政治能力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我們有了錢，才可以有鋼帽子，要重砲就有重砲，要坦克車，就有坦克車。所謂政治效能也可發揮了。我們也不是恭維人，我們的外交家也不差。只是後面沒有重砲和坦克車講出的話才沒有力量。我們的政治，是 總理教出來的，在世界上正是當道出色，可以算到第一位。到現在弄得焦頭爛額不是那倒霉的東西所牽制，正如那道學先生儘管自己正襟危坐，抱定「寧可餓死，不可失節」的宗旨，而家中的小孩子，總要鬧得一塌糊塗說是「我沒有飯吃」！

這種先有能力的道理， 總理儘管說出血來，社會上還是不相信，我們同志中相信的很多，但也覺得這件事情可以緩一些，要知道這是不能緩的。沒有這個憑藉，就不能達到你的目的。

現在可以說一句話，怎麼樣能夠達到目的，就是注重教育，這些話，我在這裏已講了好多回，現在還是認定這個觀念，記得以前有兩個拳教師比武，一個比不過的拳教師，就拱拱手說：「好，三年後再會。」回了家，把一個棉花纏掛在上面，先離開一尺打過去，慢慢離開三尺，五尺。最後離開一丈，拳一伸，棉花就過去，于是就去找那個人，那個人知道了，就說不要打了，大家已差不多，我們講到能力，就應該如此效法的。

教育，教育， 總理再三同我們講，——他沒有工夫告訴學生，但他也說得很明白「你們不要在那裏夢想做政治事業，從古以來，政治上有能力的，到後來未必為人所崇拜，而政治以外為人

所崇拜的，却不知多少。」他就舉出法國柏斯多雖發明很小的微生物，但後人受其賜的却不知道多少，養蠶，種稻，種樹木，只要把微生物弄清楚，什麼東西都做得好好的。所以從這一點上，我們就可以知道教育也要從能力教育着手。又有所謂智識精神教育，很簡括的，就是重實行。

總理講政治智識道德，只要「你聽我的話，」但不能只在星期一早晨做紀念週，讀了一遍，不去細細地想想， 總理叫我們「務須依照」的，是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這樣 總理雖然死了，我們拿了這四件法寶，好像封神榜裏的風火輪，西游記裏的一道金鋼箍。這個法寶也不是 總理創造出來的，他只是和我們選擇古今以來最靠得住的東西，但他費了很多時間去規定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人家看了却不值一錢。正如柏斯多用顯微鏡考查微生物，人家罵他，「爲什麼不想方法和德國打仗，却拿顯微鏡做什麼鬼樣子，能像拿破崙就好了。」但到後來大家才知道受他的利益很大。如果拿破崙也如他，一定可以由第二位升爲第一位了。

對於教育方面，我們黨裏也是豈有此理，簡直不理會 總理所講的話。 總理不是叫我們學人家要「迎頭趕上去」，不好向後跟着，請問現在的教育，還不是前清的東西。前清因爲八股不好，而換花樣就換了洋八股。到現在大學中學小學，雖然具體而微，而學到的幾分，只是向後跟。在這方面， 總理還給我們一件最大的法寶，這件法寶爲各國從來所未有，就是有，也只看作小事情。這件法寶就是考試，有了考試就不要現在那種烏煙瘴氣化幾個錢做面子的學制了。

現在的教育，就好像我們只有幾個錢却要想吃好飯， 總理

告訴我們的方法是迎頭趕上去。例如我們只有兩角錢，要吃焦山的鱸魚是不能的。就買了一角四分錢的很好的蠶豆子，六分錢的飯。蠶豆子吃飯豈不是很有味道。如果以為這樣太野蠻，各國吃飯都有幾樣菜，只有兩角錢也要預備八樣菜。結果，一條很好看魚，挑開來，却是老三房公用的木頭魚，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下飯。現在的學校，有大學，有中學，有小學，中學裏面又有高級中學，初級中學，了不得，你也大學，我也大學，還不是和兩角錢要吃八樣菜的情形相同嗎？

所以這是我們黨裏面的責任，不應該在革命政府之下還用從前跟人後面的教育，我們張開眼睛看看，蘇俄的教育制度。蘇俄也是教育落後的國家，但他們不是現在還仿照歐美那些具體而微的辦法？他們的學制，已另有一種學制了！而應用的發端，就是五年計劃，他們五年計劃有什麼神奇，我們總理雖沒有詳細告訴我們，但他說我們以後不能再用煤力，要用電力，人家費了二百年才得到，我們只要十年就可以追上去。這種話不是隱隱有一個十年計劃，可是我們却一切不管，只說「慢慢來，將來再充實！」以致大學腐敗，中學也腐敗，連小學也不得不腐敗，無論你醬油蒜油加上多少，挑開來一看總是一條木頭魚。

教育本來應該平等的，以各國的力量尚只能辦到小學平等，有義務教育，我的理想教育的平等，要強迫人讀到大學。而現在兩角錢吃八樣菜的教育制度，在這個時候總是不相宜的，我們要迎頭趕上去，枝枝葉葉只能慢慢再來，所以世界人類最公平的教育要強迫到二十歲。在二十歲以前，是社會教養他，二十一歲到六十歲的四十年，是他替社會服務，六十歲到八十歲是社會助他，他也助社會。八十一歲以後，就要社會養他了，——這是我落

後的話，只講現實的事，如照申報上記載一個八十歲的人還可以結婚，那麼又當別論了。

照我們理想中的教育，有三個目的：第一所謂教育機會平等，這是各人的權利，不是義務。第二一個人的教育強迫到二十歲也是權利，不是義務。第三我們在進化的中途上，要結一個團體，我們所謂團體不是想打人家，只是大家有關係說得明白，講得通，而且可憐得很，如果沒有團體，人家不當他一個人的時候所結的。這個團體就是一個國家，所以總理在民族主義裏面再三講，我們的民族主義，不是狹小的不是國家主義而是大同主義，現在只是拿國家民族的名詞來範圍，在道路上容易處辦，同時用這個意思說來，教育就是國家民族的義務。我們現在有兩角錢應該不要八樣菜的形式，而給一個人去用，由他去買現在最好的新蠶豆，吃着很適口的飯，肚皮飽，精神足，儘管不戴鋼帽子，也可以殺上前去了。所以現在為國家着想，在教育上有兩層辦法，第一，教育是國家的義務，不能不擔任；是人民的權利，不能不享受；無論怎樣，小學義務教育還是要努力辦去，其次就是人才教育，中國有的是人，多少人喜歡讀什麼八股，也讓他去讀。我們只要在四百兆人之中，有四百萬人可以造鋼帽子，恢復固有製造火藥的精神，也已夠了，所以在大學高等教育中，就只要管這種人，此外如有服膺總理教訓，要讀治國平天下的書，當然也讓他讀，至於讀什麼文學，不在鄉下去讀，而要到學校裏來求，我看，就是最好的，也不過三等貨色了，你想做滕王閣的王子安，只有義務教育的十二歲的時候，已經一揮而就了。所以我們並不是說不管他，實在這種辦法，是兩面受罪，現在一個老子要供給兒子讀到大學，却實很不容易；而結果却是常聽到「你看某人新得差使

，我實在沒有工作，在家裏很受累」的話了。

要知道國家窮，就是個人窮，俗語所謂：「十隻黃狗九隻堆，十個先生九個窮。」要想讀了文學書，做了官，在天下荒荒之日正是自己得意之秋，橫了良心，撈一票，也不要在那裏做這個夢。閉了眼睛想想，爲什麼要做什麼文學家，什麼家，旁的事情很多，儘管一字不識，可以大發其財。如果想從學校出身發財，結果還不是變成十隻黃狗一樣！於個人不利，於國家也不利，教育天天權在那裏，終是鬧得一塌糊塗！

所以我們要在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上想方法，我們不要去擴充「量」，却要改良「質」。義務教育不敢斷言，然而我的意思，和高等教育是一貫的。因爲小學沒有好學生，中學也沒有好學生，中學沒有好學生，大學自然更沒有好學生。本來義務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各人都得到一些粗淺的智識，耕田吃飯的方法，可以在報上書上看到。同時也是使各人能夠簽名於選舉票，看得懂什麼紙據，不致再弄出莫明其妙，吃了人家一頓麵却把選舉權讓給人家的把戲了。

在小學方面，也只要改良質，不要擴充，擴充量的方法當別取途徑，我們看人家能夠拿重砲打我們，就是因爲他們有倒霉的幾個假名。記得六七年一個日本人在上海博物院路演講，他說「你們貴國忙得很，說句抱歉的話，你們總沒有工夫注意到教育。現在識字的人，恐怕一百個人中只有三十五人，敵國很運氣，這兩年很安靜，在教育上留意一下，到現在識字的已有九十五人。」但我們要請問他們識漢文的究有多少，恐怕不到三十五人，其他六十人，只是識假名，他們硬硬硬，總不能廢掉我們的漢文，許多高等學問和契約，都須用音漢字，固然我們漢字同音字很

多，一個同志的「同」字，又可以說梧桐的「桐」，又可以說竹筒的「筒」，又可以說金銀銅鐵錫的「銅」。可是在日本他的同音更多，不但同筒銅可以同音，連徒與侯皆可與同爲同音，同音字同得一塌糊塗。只因放在字旁連着上下的字一同讀下去，才知道他寫的是什麼。我們所造的注音符號，也就和他們的假名一樣。還勝過他們的假名，譬如我剛才所說的地位兩個字。照理應該說明地是「天地的地」位「三位一體的位」，但在說話時，舉栗劃落，連讀帶說，就不待說明，大家已懂得了。

在這一點上，我就想到我們下級黨部，還須做一件事情。現在各處黨部固然也有不規則的事，但這是個人問題，也只能劃在「沒有飯吃的帳上」。還有熱心幹消極工作的同志，就向壞人去奮鬥。有許多政府官吏，也是不大好。黨部方面想這個東西，是我們派出來的，現在要害人，黨部自然要管束他。這種做去，實在也沒有錯。不過管了人，終是忠言逆耳，壞人聽了你，也不感激你，只是看到你可怕，譬如你開衣服店，覺得生意很正當，如果你開棺材舖子，就覺得討厭得很。我們現在拿道理來教人，就和開棺材舖子一樣。其實開棺材舖子的作用，大得很。他似乎在那裏說：「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裏鬧。你看總有這一天的！」然人家那裏肯留意。只以爲可怕可厭而已。所以黨部的不得人歡迎就是止重消極工作的緣故，所以我想下級黨部還須做些積極工作。即如小學校，不要擴充，只要改良質。把學校合併，教員的薪俸提高，使他們安心教書。同時擴充量的方法，就拿注音符號去推行，注音符號本有三個作用：第一是當作一種拼音文字，好像日本的假名。但結果雖很好，現在還難辦到。第二就是以前開了幾年要把注音符號去統一國語，但這步工作，也很不容易。譬如說教一個洋

車夫說國語，就可以到天津去拉車，但他可以回答到在上海拉車也夠了，何必上天津，所以這一點還不需要。現在最大的作用，就是第三，放在字旁邊可以讀出字音，我們中國文字雖大半爲形聲字。但如江紅扛等字，同是一個工字旁，却讀出不同的音，也不能照形聲而讀，如果有了注音符號，只要教他十天二十天，用了有趣味的書籍給他讀，就可以使他識字，這時候他很感激你，

同志須注意客觀的觀察和主觀的自信力

陳公博

——二十一年五月五日在中央留京辦事處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會講演——

諸位同志：今天是革命政府成立紀念日，兄弟受中央委託，來這裏作報告，革命政府成立，在歷史上重要的意義和對於革命的影響，歷年中央開紀念會，都有中央委員詳細報告，而且有許多同志，曾參加過當時革命政府成立的重要典禮，所以今天毋庸兄弟再詳細地報告，不過有兩點，現在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當時革命政府成立，對於一般人的影響，覺得中國是需要革命的，是需要國民黨來領導革命的，此種傾向，自廣東乃至全國都是如此，可是同時爲甚麼在十一年有陳炯明的叛變呢？有兩個重要的原因在：一，一般社會，尤其是廣東一部份的同志，缺乏客觀的觀察和主觀的自信，所以在十一年有廣東的事變，到了十三年，本黨改組，十四年本黨誓師北伐，全國才告統一，現在把當時的情況，對各位說一說，爲甚麼兄弟說當時有一部份同志缺乏客觀的觀察呢？兄弟記得，有一次革命政府剛成立，準備誓師北伐，此時在同志中間，有許多議論，以爲革命政府應該成立，而北伐成功沒有把握，大家都存了懷疑的心，有一次幾個老同志，在廣州博愛醫院談話，兄弟也在那裏，聽到一位同志說：革命政府是

如果再把三民主義等黨義放在裏面，當然發生很大的效果，於是我們把僅少的經費，專心改良教育能力的本質，能力能夠恢復，我們的地位當然也可以恢復了。

今天兄弟到這裏來鬧了半天，很無聊。不過看到從前中國的地位很不好，很難過，現在很難過的意味又來了，就不得不向各位講一講，希望各位原諒。（完）

希望成立的，可是與誓師北伐，當看爲兩件事，北伐能否成功是一疑問，又有一位老同志說：自中國歷史看來，祇有北方來統一南方，沒有南方來統一北方，故對於北伐成功很懷疑的，此種思想，就足以代表當時一部份人和一般社會的心理，可以說影響十一年廣東事變的發生，抑且使國民黨受到許多挫折，才得完成統一。當時兄弟對那位老同志的意見，表示批評的態度。爲甚麼北伐不能成功，這完全在客觀上沒有看得清楚，如果以爲就歷史看，都是北方征服南方，而南方不能統一北方，那末其重要原因，就在中國向來以農立國，農業社會文化的發源在黃河沿岸，以文化的力量，推進全國比較容易；可是自海通以後，工商業社會新文化產生的地方，在沿海各地，尤其在廣東，如果確信中國還要農業的文化統一全國，即沒有話說，現在社會既已變動，我們決不能相信，統一中國的力量是農業社會的舊文化；工商業社會的新文化，才能推動社會政治的進化，這是自然的趨勢，由此而想到北伐可以有絕對的把握，不過我們在革命的過程中，爲甚麼有這樣許多的挫折呢？就是由於一般同志雖對於總理表示信仰服

從，而同時存了矛盾的心理，對於客觀的觀察不很清楚，這是當時革命政府成立以後所發生的影響。其次，有一般同志，缺乏主觀的自信，革命政府成立後，所謂聯省自治的謬說，差不多普遍全國，但是當時爲其變有這種宣傳和運動呢？大概有兩個原因：一，黨內有一部份同志，沒有得到全黨的允許，而以聯省自治的口號爲策略，因爲當時軍閥的力量不小，如果專以武力來打倒他，當然不很容易，故借此分散他們的力量，使軍閥彼此牽制着，而易於消滅，使容易各個擊破。二，當時一般政客官僚，以此作運動的宣傳工具，而遂其升官發財的念頭，故聯省自治的運動，那時普遍全國，而一般同志，不知道此種原因，同時不曉得聯省自治是怎麼一回事，於是影響於本黨同志根本思想的搖動。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就借此爲對外宣傳的方法，這是我們同志間缺乏主觀自信力的緣故，本來革命政府成立，全國都有好的印象，所收的效果，亦非常之大，後來發生事變，幾乎使革命政府中斷，及十三年本黨改組，十四年誓師北伐，才得統一告成。中間經過許多的波折，就是我們同志缺乏了客觀的觀察和主觀的自信力。到了今天，我們還得要檢查過去這兩個缺點，這兩個缺點至今還是存在，近年來大家對於客觀方面，不大注意，所以在同志間，都有這麼一個要求，以爲中國走那條路好呢？國民黨那樣做才好呢？這普遍的聲音，已傳到我們的耳中，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把客觀的條件看得清楚，中國在國際間的情況如何？中國本身現在的情況如何？以科學的方法來分析，就可以自己回答自己，由觀察所得，以定方針，不難做的，這是一點。其次，大家對於主觀方面缺乏自信，我們現在看出黨的危機有兩個影響：一，以爲現在國民黨，再沒有能力以黨治國了，非向黨外找力量不可

。二，地方自治完成，黨就不能治國，這都是國民黨黨員自己缺乏主觀的自信力，我們知道以黨治國，不但是總理告訴我們的，我們要堅持，抑照客觀的要求，中國需要三民主義，需要國民黨來領導革命，毫無疑義的，同時我們看世界上那個國家以黨執政的時候，而不以黨治國，君主立憲的國家，如英國工黨上台，而保守黨的政策推翻，保守黨上台，就實行保守黨的政策，而把工黨自由黨的政策推翻，所以大家想到國民黨在執政時，黨的力量要難以旁的力量，要行黨外的主張，這是很奇怪的，同時我們知道地方自治完成，民意機關成立，並不是放棄以黨治國這種主張，民意機關是一件事，以黨治國又是一件事，民意機關要在國民黨主義領導之下來行使政權，並不是丟了主義，來講究對革命沒有利益的主張，所以害怕有了民意機關，黨便沒有，這也太菲薄了三民主義，太沒有自信力。在兄弟看來，目前黨的危機，就在我們自己缺乏客觀的觀察和主觀的自信力，故兄弟特再三提出，請大家注意這兩個缺點，是本黨領導革命的生死關頭，希望大家同心協力來檢查彌補，我們記得 總理當時就職大總統的時候，在其就職宣言中，說明三點：（一）完成自治，（二）發展實業，（三）對於外交由中央負責。爲革命政府所注重的三點，現在我們怎樣來做，完全要在客觀方面觀察清楚，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甚麼？如何能使黨和民衆的利益切合？兄弟相信國民黨有力量領導中國的革命，我們的自信力應該堅強的站在我們的立場上努力做去，不能各有各的思想而分散我們自己的力量，以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大家如能精誠團結，同心協力沒有不會強的。同時相信斷沒有幾個人能統治全國，是要全黨大家一致合作，才可以完成 總理給我們的任務。

專載

西京籌備委員會組織條例

——國 府 五 月 三 日 公 佈——

- 第一條 西京籌備委員會，直隸於國民政府。
-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十五人，由國民政府聘任之。
- 第三條 本會會議，由委員長召集之，開會時以委員長為主席。
- 第四條 本會決議案之執行，以委員長名義行之。
- 第五條 本會會址設於西京，并於國民政府所在地設置辦事處。
- 第六條 本會設秘書處，置秘書主任一人，秘書二人，技正一人，技師二人至四人，必要時得酌用雇員。
- 第七條 本會於必要時，得聘任專家為專門委員或顧問。
- 第八條 本會各種建設方案之實行，得與關係機關合作辦理。
- 第九條 本會於必要時，得向各機關調用技術人員。
- 第十條 本會各項辦事規則另定之。
-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上海市商會致國聯調查團函

二十一年 四月 三十日 發表

上海市商會致國聯調查團函云：吾人在此種局面之下，與日本斤斤論是非，誠何補於事，然日人一面繼續其殘暴兇惡之舉，一面猶滿口仁義道德，吾人豈能默無一言，世不乏輕信之人，每易為日人之偽宣傳所蔽蔽，而自命為中國通之外人，久居中國，對於一切橫行無忌之事，久已司空見慣，比年以來，其傲慢態度，亦稍稍受抑制，憤無所洩，乃藉此機會，推波助瀾，向世界作毀謗中國之語，故事實之真相，乃無由大白於天下矣。夫日本施諸中國之暴行，與日本所指為中國之挑釁行為，孰多孰寡，孰輕孰重，但中國不能若日本之動輒轟城市，屠殺人民，以為要挾之具，故歷來所受於日本者，不能引起世人之注意，甚至公正無私之人，嚴斥日本在滿洲之行動者，亦不免受會，以為中國必有貽人口舌之處也，日本所宣傳滿洲事變之、史實，皆屬顛倒是非，茲逐點糾正，敬祈諸君加以注意，另附一文，名為「駁復日本宣傳之中日糾紛原因」，文中所述，較為詳盡，并附有真實證據，可作本函所論各節之佐證，所引用之材料，根據日人自述，或西人之報告，雖寥寥數頁，不足概括一切，然讀者苟對於中日關

係之材料，加以研究，必可瞭然於本函中所述，一字一句皆有來歷，至於去年九一八滿洲事變，及今年一二八滬變以來之事實，則有目共知，有耳共聞，茲不復贅，滿洲與列強關係較淺，每不為世人所注意，日本檢查新聞，又極嚴厲，是以由滿洲傳來之消息，除日本之宣傳外，絕無記載，但果一留意上海之活劫，則滿洲人民所身受者，便可推想而知，上海西文報紙深恐開罪日本，不敢多加評論，然苟一披閱其新聞欄，則西人所目覩日人荼毒華人虐殺婦孺之記載觸目皆是也。

▲挑釁問題

今有人於此侵入入室，主人不能揮諸門外，忍氣吞聲，與之周旋，但對於侵入者之命令，若不踴躍奉行，便拳足交加，甚至變本加厲，將主人屏諸戶外，公然對衆宣言，謂主人屬有挑釁之行為，為自衛計，不得不加以驅逐，旁觀者感其淫威，又見主人之不能報復，因亦氣餒，對於強徒，不特不加聲斥，甚且隨聲附和，謂主人對於橫逆之來，只應順受，何得稍有違拗，此次之禍，咎由自取，嗚呼，此即滬變以前中日問題之現象也，日本屬為西方人士，不習中日關係之歷史背景，致不明此次事變之真相，夫五十年來中日間之歷史，無他，日本明吞暗侵之記載而已，雖不諳東方歷史者，當亦能憶及日本如何奪我台灣，吞我琉球，背約滅朝鮮，如何乘歐戰方殷之日迫我接受二十一條要求，當日俄戰爭及圍攻青島之際如何侵犯我中立，如何以金錢軍械，資助叛離中央之地方軍隊，如何佔領山東，阻我國民軍之北伐，砲轟濟南，慘殺我交涉員蔡公時，如何炸殺張作霖，如何縱容朝鮮人慘殺華僑，（死者一四三人，傷者三四五人，失蹤者七二人，暴亂經十日始止，）至於滿洲方面，日本違法侵犯我國權利之舉，更

不可勝數，持此以與日本所謂中國之違法行為相比，直不可同日而語，如俄國撤退護路軍後，日本違約不撤，滿洲內地各處，遍設警察，越出鐵路區域，捕殺華人，凡此種種，至今依然存在，是果根據何項殘酷無理之條約耶？日人每謂中國違反條約，侵犯日本權利，此類權利，此類藉暴力壓迫條約，與劫奪而得之物何異，即使劫奪而得之權利，不必歸還原主，仍屬神聖不可侵犯，然日人亦已自越其自定之範圍，今試退百步言，中國縱如日人所云，偶有足以令日本指摘之處，亦惟對於被迫而承認之條約，不能踴躍奉行而已，豈得與日本之積極的侵略相比，日本侵犯中國權利之事，任舉一端即可將日本所稱之中國挑釁行為，完全抵消，日本每藉口細故，派遣軍艦來華，據我土地，轟我城邑，結果仍須中國道歉賠償，至於中國受盡種種橫暴，只能提出抗議，日本均置之不理，事件終至無形消滅，請以去年朝鮮慘案為證，日軍防範鮮民之嚴密，世所共知，慘案發生時，中國領事即聲請保護，然慘酷之事，演至十日之久，未聞日警加以切實制裁，中國要求賠償道歉，而日本之答復，謂此乃民衆舉動，政府不能負責，此案至今仍懸不解決，今以鮮案與上海事件相比，上海華租界交界處，日僧五人為華人所毆擊，一僧因傷致死，日浪人大舉報復，縱火焚三友實業社，殺害華捕一人，事後日領事竟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教書，要求道歉，并禁止民衆反日活動，對日浪人殺人放火之事，則絕口不提，逼樣中有云，「苟無滿意答復，則日軍將取自由行動，」市政府為保全上海起見，完全接受其條件，當時市政府又何嘗不可做日本對於鮮案之口吻，答以此乃人民行動，中國政府不能負責耶？日領對中國之答復，有「目前可認為滿意」之言，衆料此事件已結束，或暫告一段落矣，孰知是

晚日軍進攻關北，厥後發生之事，越時未久，不勞吾人之重述也，夫中村大尉之遇害，與張作霖之遇害，孰輕孰重，奚待煩言，日本對於張氏之被炸，絕不謀解決，即調查報告，亦迄未公布，東京警察署，禁止報章登載日本與炸案有關之消息及評論，其政府並請求會議，放棄對於此案之質問權，中村事件，胡大異於是耶？中國當局深信中村之往蒙古也，乃作軍事上之偵察，然仍拘捕嫌疑犯，謀公正之解決，去年十月十七日，密勒報有 Parker Howard 君一文云，中村大尉之護照，自稱爲一學者，往蒙古研究地理學上之問題，而瀋陽日領事 Morihina 則稱中村仍在軍隊服役，並非在假，日本陸軍省，小題大做，利用此事件，竭力煽動軍隊及民衆對華之惡感，以爲侵略之張本，嗣見中國委曲求全，將嫌疑犯，加以逮捕，深恐此事和平了結，乃先發制人，自毀南滿路軌二米突，而早已佈置之軍事侵略，遂於九月十八夜發動矣，日本往往藉口此類事件，道數賠償之不足，侵我城市，殺我人民，中國受諸日本之橫暴，較此類事件嚴重百倍，而我方之抗議，均未能邀日本之一顧，日人持蠻逞強，干涉中國在本國領土內自建鐵路謂爲侵犯權利，違反條約，（日本稱打通路與南滿路爲平行路線違反所謂一九〇五之密約，然華盛頓會議中，所謂密約者，日本並未照章提出，）苟中國自建鐵道，而可自爲日本侵佔全滿之口實，則日本之不斷的侵我權利，如在南滿鐵路駐兵，滿洲內地設警，侵奪中國礦權等又將如何，依事件之輕重多寡爲比例，中國苟以日本所施於我之積極的侵犯加諸日本，則易地以處，彼方報復之酷雖佔領我全國，掃滅我全部人民，恐亦不足以平其忿矣。

▲保僑問題

日本以保護僑民爲詞，派遣海陸軍，挾種種殺人之利器，長驅直入，其結果則除中國人之生命財產受損失外，和平與秩序悉遭破壞，商業完全停頓，各國僑民均處危境，即日僑亦不能獨免，上海滿洲濟南皆其例也，日本每稱僑民將受危險，作大規模之軍事侵略，夫藉以僑民將受危險而可侵我土地，殺我人民，則已遭荼毒者，又將何如？朝鮮慘案發生時，日本曾否許中國遣兵保護，拯我僑民於已發生之危害（非將發生之危險）否？日本政府不肯負責，即賠償道歉，亦完全拒絕也。滿案以來，日僑生命財產，事實上本無若何危險，日本之派遣軍隊來華，不過欲造成此項危險耳。九月十八日以來，日人對我百端挑釁，實爲任何國民所不能忍，但在中國管轄下遇害者，除上述之日僧一人外，僅福州日僑夫婦二人，且其死因，亦尚未徵實，殆係自殺，而我省政府已爲此接受極屈辱之條件，凡此種種，皆爲我國政府保護外僑能力之證，試問此事，如在他國發生，日僑能否如是安全，中國人民之自制力，與日人之橫暴皆屬舉世無匹，上海日僑自事變後，一月以內，由二萬五千降至一萬四千，日政府所謂保護僑之結果如是。

▲勦匪問題

勦除土匪，亦爲日人出師之口實，凡不受日人指揮之軍隊，日人可隨意以盜匪目之，日本侵略之結果，造成滿洲亘古未有之大混亂，日本軍隊破壞中國行政，解散中國軍隊，盜匪烏得而不增，日本後藤新平伯所著之「日本在滿之軍事行動」，及日本一九三〇年舉行之擁護滿蒙權利會議之紀錄，均足證明日本之政策，爲養成盜匪，資助盜匪，使之造成侵略之機會。

▲抵制日貨問題

抵制日貨，乃人民自由意志之表現，爲弱國對外惟一極溫和之

表示憤慨之具，其舉動縱有不盡合法之處，亦與罷工時之行為相等，純為本國內之法律問題，中國人民因抵制日貨，偶有逾越軌範之舉措，亦完全施於本國人之身，一國人民憤他國人之奪其土地殺其人民，以抵貨為消極的自衛，此豈得謂為抹殺行為，豈將為武力干涉之口實，今有一家受商肆之欺凌，相約不購此肆之貨以示憤慨，即使對家人之不遵約者，臨之以威，亦無與外人之事，而謂肆主人可破扉而入，以暴力相凌乎？日本之對中國也，何以異是，且以經濟抵制對待侵略者，乃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所規定，中國人民不過實施各國所早應執行之義務而已。

▲中國不統一問題

日本勸謂中國不能統一，即使退百步言，北說果確，亦為中國之內部問題，中國所經之過境時代，需若干年，不勞日本過問，各友邦所能盡力者，祇有協助中國趨於統一耳，日本又安得利用中國人之不能聯合一致，而乘機掠奪，恣意破壞，九國公約，早見及此，是以明白規定，訂約各國不得利用中國之現狀，取得特別利權，世界各國謀商業之發展，故渴望中國統一得早日實現，惟日本別具肺腸，深恐中國一旦統一，不得施其狡計逞其陰謀，是以中國每有統一之機會，日本必設法破壞之，如轟擊濟南城，截斷津浦線，阻國民軍北進，謀斃張作霖，期引起東三省內部之分裂，脅迫張學良阻其歸附中央，皆其例也。

▲民族自決問題

日人宣傳滿洲獨立政府，乃滿洲民族之自決，與日本無涉，且謂日政府不許日人參與其事，事實上滿洲之獨立，皆日人一手所經營者，日本駐滿軍隊，以武力剷除遼寧，吉林黑龍江原有省政府，對叛逆之徒，公然加以援助，日本軍隊與叛逆軍隊，聯

合同中國軍隊進攻，日有所聞，近更益無忌憚，事實具在，不容說辯，所謂滿洲政府之人員，不過一般甘作傀儡之無賴，清廢帝溥儀之至滿洲，乃為日本人所強挾以去，于沖漢熙洽袁金凱戚式毅之流，或為日人所利誘，或為日人所威脅，大美報云「戚式毅被日軍禁錮三個月」，然後「坐諸囚園，而置諸省長之座」，自決云乎哉？滿族也者，歷史上名稱而已，東三省大部份人民，均為中國本部移居之民及其後裔，其少數滿人，久已為漢族所同化，無從辨別，在今日之滿洲，欲求真正之滿人，殊非易事，故滿洲問題而援用民族自決之詞，徒見其謬，所謂民族自決，日人之通辭耳，果何嘗有見信於人之價值，日人從前背約棄信，吞併朝鮮，亦曾經過獨立，保護，併吞之階級，以彼例此，其誰欺乎？且日軍在滿，明目張膽，驅逐中國地方政府，攻擊中國軍隊，奪取鹽稅銀行存款實業及軍備材料，侵略中國鐵路電報電話，及郵政之管理權，封閉中美合辦之無線電話，凡此種種，皆為日本軍隊之直接行動，未嘗假手於其所主持之傀儡政府，其為反九國公約所担保之中國行政獨立及領土完整，尙復何疑。

▲日本之人口過剩問題

日人每以人口過剩，恃滿洲為尾閥為其侵略之藉口，聽者不察，每為所惑，田中首相手定之移民政策，乃先驅鮮民於滿洲，然後移植日人於朝鮮，一面曠使在滿洲之鮮人，與華人衝突，又可借題以肆其侵略，夫日本之殖民地，除朝鮮外，均屬人口稀少，即其本土之北海道，亦多未墾殖，如日本果人口過剩，則應先充分利用其領土及殖民地，然後再作他圖也，據一九二九年時事年鑑，日本每年每人米消費量如下，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〇九三〇日石，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一，〇二二日石，一九二二至

一九二七，一·一三三石，米爲日本最主要之食品，即此可見日本人民生計之日裕，又據日人千葉豐治之著作，南滿中國農家生活費，每人爲六二·四五元，而日本本土農家每人生活費爲一五四·五一元，二者相較，豐饒懸殊，乃必欲以生計較優之日人與滿洲農民爭噉飯地耶？日本之糧食出產，幾可完全自給，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日本本部每年末消費量爲六六·七四五·〇〇〇石，其中從外國輸入者，不及百分之五，（一九二九年時事年鑑）此在工業化已深之國（日本一九一〇年之農民減至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八）可謂甚微，試以英國麥之淨輸入佔消費總數百分之八十，德國之佔百分之四十四，意大利之佔百分之三十，法國之佔百分之二十二，持與日本相較，直不可同日而語矣。日本本部人口密度爲每方里三九六八，朝鮮二三〇人，據一九二六年中國之郵政統計，江蘇每方英里八九六八，滿洲中國移民，大部份來自山東河北，山東人口，每方英里爲六一四八，河北爲三三五八，日本在滿之移民，僅百分之十五來自日本本部，其餘均爲朝鮮人，朝鮮之面積，等於山東河北之和，而其人口祇及山東一省之半，夫滿洲之利源，中國至少應有對於一切機會儘先享受之權利，中國如有以其所餘，分惠他國僑民，俾卜居於茲土，亦祇能在中國法律上中國管理之下行之也，日本因近年華人移居滿洲之盛，每自誇爲南滿鐵道之功，實則中國移民，大部份趨赴完全中國管理之下之北滿，據美國人華爾託楊氏之估計，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國移民往南滿者，爲二〇〇，〇〇〇人，佔彼處人口百分之三十二，往北滿者四三二，〇〇〇人，佔全數百分之六十八，即在南滿移民區域，亦在中國管理之下，蓋日本勢力所及之鐵路區域，不過一狹窄地帶，斷不能容納許人也，且即令南滿，我國移民實

邊之衆，果係鐵路有以致之，亦當知南滿鐵路非日人所築不過以武力奪諸俄人之手耳，日人在滿多方生事，對中國自建鐵路開發滿洲，又橫加干涉，阻礙滿洲發達則有之，更有何功足以自於哉。總之滿洲爲中國整個領土之一部份，中國爲滿洲合法之主人翁，中國如何利用滿洲，於他無與焉，國於大地，苟得以人口，剩爲詞，僥佔他國土地，則人口稀少之美國，人口更稀之澳洲，將有一日被迫開放，以容納他國之人民矣，自滿洲事變以至上海戰事，日本軍隊瘋狂行動，迄未稍受遏止，中國既不採取不抵抗主義，日政府僞於軍人之淫威，唯軍人之馬首是瞻，而於事後，皇皇然爲之掩飾爲之辯解，國聯因日本不受勸告，一意孤行，不敢公然加以伸斥，世界各國則深恐牽入漩渦，且不欲失歡於強國，竟不顧國聯盟約之義務，袖手旁觀，保持其沉默態度，且世界一部份輿論，崇拜權力，又中日本宣傳之毒，竟有爲日本聲援者，謂中國屢對日本挑釁，致激成此變，一若日本人蓄意侵略，非中國予以機會，竟無可藉口者，迨至日本擴張其軍事行動，侵及上海，危害各國利益，乃始幡然而覺，對日人之兇謀稍加以抑制，租界之危機一過，便依然不過問矣，設在事變爆發之初，國聯盡其職務，對日本之行動，明白聲斥，不稍假借，日本雖未必完全服從國聯之命令，亦將因道德上之裁制稍斂跡，斷不至如今日之得步進步，無所顧忌也，若國聯恐實力不足以執行其決議，亦應以無畏之精神，以法官之身分，對滿案下一黑白分明之判語，如是則國聯可云已努力盡其職責，維持其尊嚴，告無罪於天下也，今引日本近對國聯之答復書之語曰，「事實較空言更爲響亮」夫事勢至此，猶斤斤置辯於戰爭與不戰而戰之分別，無乃大迂，日人行動之爲違反國聯盟約，尙有幾微之疑問耶？日人僥佔滿洲，已

六個月矣，此種情勢，豈容一刻容忍，日軍應之遵守日本已同意之決議，立即撤退，滿洲土地當地奪自何人之手，即應歸還何人，迎有此機會，將中日關係之真相，公諸世界，俾得正當之解決。

國聯調查團初步報告全文

二十一年四月四日披露

第一篇

本調查委員會自經依照行政院十二月十日決議案第五節，指派成立，已於四月二十一日抵瀋陽，現正從事於就地調查，自抵達東以來，本委員會已將進行於中日兩國之一般情形，就其與本身工作有關者，加以調查，本委員會曾赴東京大阪上海南京漢口天津及北平等處，與兩國政府人員晤商，并接見兩國中多數有關各界代表，在北平會晤九月十九日以前東北各省主管當局之代表，自抵瀋陽後，會晤日本代理總領事，關東軍司令官本莊將軍，及其他人員，查行政院主席宣言，關於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令委員會於到達當地後，將現有情勢，就其與中日兩國政府是否履行九月三十日決議案所包十二月十日決議案所重述之某數項保證有關者，儘速具一初步報告，提交行政院，該數項保證，爲（一）日本政府當以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得有切實之保證爲比例，繼續將其軍隊從速撤退至鐵路區域以內。（二）中國政府對於該區域以外之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在日軍繼續撤退中國地方官吏及警察再行恢復時當負責任。（三）雙方政府當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以防止事變範圍之擴大，或情勢之愈加嚴重。關於此三點，本委會向未能提出充分報告，關於此事變範圍擴大或情勢愈加嚴重。雙方所負保證之考慮，必須留待以後報告，但行政院對於關係上述一二兩節，中日兩國所負保證之現有情勢，

等候早日報告，是以茲將下列報告第二篇送請查照。

第二篇

東省之實際情形，關於東北三省軍事情形之消息，已由日本軍事當局供給，計分五章，前三章敘述日本軍隊以及其他與日軍合作之軍隊，後二章述及反對日軍之軍隊，關於第四章消息，亦係得自華人方面，茲應注意者，于所陳之分款中，發現一種新特點，此爲去年九月本案進展中行政院所未經計及，而爲此次調查之目標者，即當地之行政組織，業經變更，治安維持委員會由日方協助，初成立於公歷一九三一年末數月中，該委員會嗣由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所成立之政權，號稱「滿洲國政府」者替代之，爲說明日本軍事當局用滿洲國軍隊等字樣，此項解釋係屬必要也。

第一章 日本正式軍隊

據九月十八日滿洲區域內日軍之數，一萬零五百九十九人，十月上半月，南滿鐵路區域內四千人，南滿鐵路區域外八千九百人，計共一萬二千九百人，四月下半月，南滿鐵路區域內六千六百八十八人，南滿鐵路區域外齊齊哈爾、洮南、遼陽鐵路、瀋陽、山海關鐵路，中東鐵路，哈爾濱以東及吉林敦化鐵路北段各地方，計有一萬七千八百人，總共二萬二千四百人。

第二章 「滿洲國」軍隊

（一）經日本軍事當局所指爲「滿洲國」軍隊者，其中一部分

，關係九月十九日以前駐滿之中國正式軍隊，編改編者爲一部分及新募之士兵，此項軍隊乃由日軍軍當局協助創設，多數退伍之日軍官或現仍在日軍服務之日軍官，已被聘爲軍事顧問，其數目日見增加，且有訂定全年合同者，日本參謀本部某軍官，被任爲長春「滿洲國政府」國防部之顧問。

(二)此項軍隊大多數在瀋陽，長春，洮南，齊齊哈爾，教化及沿中東鐵路區域駐防或作戰，此項軍隊以前在鐵路東段，與不承認滿洲國政府政權之軍隊作戰，據云，截至三月底止，總數爲八萬五千人，現因關於此項軍隊，報告不甚翔實，尙未確知其實數。

(三)地方警察，此項警察之數目，約十一萬九千人，其中六萬人係地方警備隊，據稱，此項警察隊大部份係九月十八日以前已有者，繼續存在，經日官員協助改編。

(四)又對日軍及反滿洲國軍之軍隊，本調查委員會在北平時，由張學良將軍告知，九月十九日事變之時，其軍隊在關外者，包括非戰鬥員計駐遼甯者六萬人，駐吉林者八萬人，駐黑龍江者五萬人，共計十九萬人，其中駐遼甯之軍隊，固有五萬人左右，撤入關內，故剩留關外者，有十四萬人，據日本軍軍當局所述，現在關外軍隊之數爲十一萬人，其中八萬人已加入滿洲國軍隊，三萬人則在吉林之東北抗禦日軍，及滿洲國軍隊，約有二萬人，或已加入所謂義勇軍，據彼等所述情形如下：

(甲)舊中國軍隊之一部，不承認滿洲國政府之政權，一在哈爾濱東北之一軍營有三萬人，「據中國正式宣稱，係由李杜將軍指揮之吉林自衛軍，及丁超將軍指揮之中東鐵路護路軍組織之」。

(乙)義勇軍，一在遼甯省之西部，所謂東北反日義勇軍，大

部分在錦州之南，約有一萬五千人至二萬人之譜，二所謂東北國民義勇軍，大部分係吳慶所指揮，大部分在瀋陽四週活動，此項部隊，曾與日軍突衝數次，現在兵力未詳，三熱河義勇軍，此項軍隊紀律較佳，由湯玉麟指揮，約有三千人，包括有張學良將軍之第一第二兩師之騎兵殘部在內，據報，在熱河，遼甯邊境活動，四勢力較小之義勇軍數隊，一部分在山海關一帶，一部分在教化及天寶山間作戰，彼等在該處與敵對滿洲國政府之正式軍隊連成一氣，本節第一段之第四段所述之非正式軍，據稱約有四萬人。

(五)土匪，土匪固非爲政治目的而組織，因紛亂情形其數目已見增加，據日方報告，彼等散處全滿各地，在中東鐵路之南部尤多，日方估計其總數爲四萬人，此外在吉林城之北部及東部，另有土匪一萬二千人，據云與上文(四)(甲)一所述駐在哈爾濱東北之中國軍隊合作，此等各方勢力常有武力衝突，如土匪劫掠及日軍及滿洲國軍隊剿匪之企圖，并各方軍隊謀維持新政權與反對新政權之戰事，其結果則爲生命之損失財產之破壞，並成感不安焉。

第三章

本調查委員會在此時期對於上列之事實及數目，不欲加以批評，日方當局主張，目下不能撤兵，以免在鐵路區域以外日僑之生命財產，發生危險，彼等似以爲撤兵，並須視其所稱爲滿洲國軍隊改組之進步如何以爲定準，中國政府在滿洲任何部分現不能施行政權，並以近日事件之發展，故履行其責任之實際問題，尙未發生，本委員會在最後之報告中，對於足以恢復和平與安全之可能，及公正辦法，與造成全部好感之合理辦法，當予以考量，本委員會當於下星期前往長春，然後至滿洲其他各地繼續調查。